

續飛俠傳



康德六年十二月一日印刷
康德六年十二月廿一日發行

義俠
小說

續飛俠傳

每冊定價三角

著作人

王

赫

然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六號

發行人

王

麟

閣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六號

印刷人

孟

康

興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二三號

印刷所

振

興

排印局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二三號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六號

發行所

洪

順

德

版權所
印刷必究

續飛俠傳 卷五

第一回 峨嵋派夜打金光陣 十九妹被困韓家集

詩曰 石崇夜夢駭馬 醒來說與鄉人 牽羊担酒賀滿門 與他壓驚解悶

范丹時被虎咬 都說他自不小心 看來敬富不敬貧 世態炎冷可恨

更老老罷紫烟 顛仙鄭變 步虛仙子蕭十九妹 天台宗主查阿禪師等 因為奉了掌教真也

齊漱溟的柬帖 特派門人 紫面小韋陀西門赤玉 雲中丹鳳烈焰夫人歐陽霜二人 分別前

往 東方鹹海東陽山靈鬼峯三畏洞 去請女魔赤身教主鳩盤婆 貴州武陵山浩然洞

去請天魔教主 南華元君白骨夫人蔡寒瓊 二位教主前來金鼎山 以敵天下鬼母三

與南雪山隱魔洞入魔 誰知他二人去已四日未見回來 前日袁天寶前來通知破陣 顛仙

又允他三日內必然前往 待至三天期滿 赤玉歐陽霜 仍不見到來 太和宮中衆仙真 又

不欲失信於妖人 遂即大家採取一條保守信用的妙計 表面以打陣爲名 到那裏看事作事

能得手時 便進陣破牠 否則虛張聲勢 即可退回不便涉險 歸來時再另定主意 大家

共同贊成 遂即挑了三十二位男女門人 由內又選出幾位道法高強的數人 分率衆門人

分爲八路 各製劍光直扑銅瓦寺而來 相距僅備數里 抬脚就到 峨嵋諸仙飛至銅瓦寺天

空 此時主持魔火金光陣的陣主 乾達老母佛白素素 據刁斗上瘟灑法師吳性的千里傳音

報告 已知峨嵋派打陣人 業已出動 白素素忙將三昧神火發動 一聲沉雷响過 已將全陣各門震動 陰陽互換 乾坤顛倒 頓時之間好好的一座清朗世界 變成了幽冥地獄 一陣陣鬼哭神豪 一聲聲虎嘯龍吟 一片片金霞亂串 一團團魔火橫飛 這座魔火金光陣但見得

陣排魔火 內隱金光 陰風颯颯氣侵人 黑霧彌漫迷星月 悠悠蕩蕩 杳杳冥冥 慘霧冲霄 陰霾徹地 消魂滅魄 鬼語啾啾 任你千載修持成畫餅 損神喪氣 打掉真元 難逃萬劫艱辛俱失足 正所謂神仙難逃 削去身上玄功 那怕你佛主真到 破除頂上舍利 逢此陣劫數難逃 到這時仙人怎躲

峨嵋派下真人弟子 從空瞻祝 這座惡陣 好不利害 就像航海下霧的一般 時見魔飛橫飛 倏忽金光亂捲 金老老用手一領 直往陣北飛來 衆人不知詳細 也都一齊飛隨而來 轉眼之間 來到銅瓦寺後山 摩雲峯前一齊降落 金老老道 諸位道友 可看見這座妖陣嗎 表面上雖然一樣的有門有戶 但是不與固定十座陣圖相同 而且內含許多妖法 諸君可有高明之見 何妨說出大家準備一下 以勉臨時倉忙 返到課事 蕭十九妹道 南雪山八個魔頭 深得佛門奧妙之法 又兼天魔各傳秘旨 本來不甚好惹 今日這座惡陣 貧尼觀測明分八門 暗括六合 每門中各有妖人把守 南北四門又各有妖劍鎮定 雖然略見梗概 但是不悉何名 不知生克制化之理 恐亦難破 齊靈雲道 易靜師姐 生長龍龜殿

又深得上一真人秘法 易師伯他老人家 久習各種陣法 易師姐每日薰淘漸染 必有卓見之處 師姐何妨與諸位師叔研究研究 也好入手進行 女神嬰笑道 賢妹所責雖是 但是家父所知之陣法 不過是人間行兵所有的十種古陣 卽是太極萬象陣 二儀滾龍陣 三才合璧陣 四象顛倒陣 五行生剋陣 六合斗魄陣 七星交錯陣 八門金鎖陣 九宮三奇陣 十面埋伏陣等十座陣中 再經家父參易制化之機 便爲無上的玄機 其如峨嵋宗派長眉教祖所留的十插仙陣 家父尙不能全知 齊師妹乃掌教真人之愛女 當忽必能盡曉靈雲笑道曉得曉得 卽是元始鴻濛陣 二儀微塵陣 三妙刀兵陣 四寶飛雷陣 五蘊幻覺陣 六相元通陣 七女婆羅陣 八部天龍陣 九惱琉璃陣 十絕玄門陣 等十座仙陣 均是教主所留 這十種仙陣 祇有在凝碧仙府 見過二儀微塵陣 初時因住雪山弟子楊成余 與章虛兒 二次因住南海雙童甄氏昆仲 愚妹僅僅稍知破法 還得多一半借看凌師伯九天元陽尺之力 今日入魔所擺這座惡陣 全是些靈鬼主持 時噴愁雲毒霧 不象仙陣中由靜生動 以變化作化時有祥光瑞氣 大量不在仙陣之中 則非愚妹所知 師姐明鑒 恕小妹實不敢妄參末議 貽慢機宜 易靜笑道小妮子倒推得干淨 此陣若以金光時現 燐火團飛 又無有妖法與魔術相點綴 大約許是魔火金光陣之流 衆人拍手道 正是正是 但是陣形雖似金光陣 無奈四面各有妖劍 確是利害非常 八方又有八魔自煉的秘寶 魔火金光旛 又名離孽旛 可以桿轉乾坤 顛倒宇宙 真乃吾派中第一之勁敵也 步虛仙子道

咱們既已來此，豈可示弱於人。難道還不能戰而退，豈不爲異派傳爲笑柄。諸真友既懼失機，貧尼甘願以身相試。女神嬰這既是蕭師祖，肯於鼓勇前進，侄女豈甘落後呢。金老老道二位不必着急，都係同宗異派的道友，大家既來之則安之，事關全局至於生死勝敗，委之天命，仍是八方共進，如以四面各伏妖劍之故，危險較比四隅猶甚。現在將所定的方向對調，以防不測，除查阿禪師師徒，仍攻正北方，顛仙等仍攻正東方外，其餘蕭十九妹等與素因大師等互相對調，蕭十九妹等改攻正南離方，素因大師等改攻東北艮方。金老老等與齊靈兒等對調，金老老改攻正西兌方，齊靈兒改攻東南巽方。大家計議已定，遂卽各領所定人數，各展輕身工夫，齊奔魔火金光陣而來，及臨切近表面觀之，門戶錯雜，聲音一片，鬼噉神啼，好不驚人。諸仙彼此分配，各按目的地前進，單表天召派查阿禪師帶領弟子撒花天女西門紅銷，與天狐二女秦氏姐妹，來至金光陣正北門，只聽轟隆一聲霹靂响過，咕唧々一陣黑烟起處，由陣門內冲出一位妙齡道姑，年約二旬，身高六尺，祇見那道姑的打扮：

魚尾金冠鶴鷗，絲緜雙結降陽，殺人寶劍手中提，白綾仙衣內襯，善能移山倒海，慣

會魔法迷人，仙風道骨果安然，如似仙娥臨凡

這位道姑正是南雪山二魔昆舍闍黎佛宛紅塵弟子，開海白狐馮銀瓶是也，背後隨定一部

嘍囉兵，但見

坎宮玄武黑旗旛

鞭銅爪鎚襯皂袍

金光陣中第一隊

鳴鑼擊鼓頻催敵

馮銀瓶用手巾劍一指喝道 對面來者道友可是峨嵋打陣之人嗎 查阿禪師點頭道 老僧正是前來領教 馮銀瓶道 道友爲誰可將法號留下 然後進陣 查阿禪師道 老僧乃天台蒼雁蕩金華寺出家 現在遷來本山太和宮焚 吾乃查阿禪師是也 道友爲誰 銀瓶道了名姓

一擺手中劍 那些兵卒與銀瓶 全都退回陣門以內 查阿禪師遂領紅錦與秦氏姐妹 各將寶劍撤出 飛入陣中 馮銀瓶雙手一拍 又是一聲雷响 震動大地好利害 但只見

風聲呼號 乾坤蕩線 雷聲激烈 震動山川 電掣紅綃 鑽雲飛火 霧迷星月 天地

遮漫 風刮得沙塵掩面 雷驚得虎豹藏形 電閃得飛禽亂舞 霧迷得樹木無踪 那風

只攪得通天何 波翻浪滾 那雷只震得金鼎山 地裂壑崩 那電只閃得破陣人 衆仙

迷眼 那霧只迷得 峨嵋派不顧門人 這風真是推山轉石松篁倒 這雷真是成風凜冽

震人驚 這電真是 流天照野金蛇走 這霧真是 迷迷漫漫蔽九重

陣內有許多的猙獰惡鬼 睜睛豎目 不少的魔派門人 怒目橫眉 一陣血腥屍臭惡味 刺

鼻入腦 嘔的人心肝亂跳 查阿禪師忙取出四粒 含芬靈丹分與大家 各人嚥了一粒 方才

閉住惡味 查阿禪師展動絳霄摩雲旗 紅氍放起白毫劍 紫玲展動彌塵旛 寒蕩放起雷火珠

各自指揮劍光 直往中央法壇攻殺 馮銀瓶見來人各有法寶護身 一切邪魔不能進身

心中大怒 遂將十二棵骨朶子 盡數放出 化爲十二朶綠火 直奔敵人打去 查阿禪師笑道 小小伎倆 也在老僧面前現醜 說着用手絳雲摩雲旗 對着十二棵骨朶子一抖 只見旗中捲出一道金光 飛了過去 與骨朶子撞個正着 只聽得幾聲怪响 如擊破瓢 那些骨朶子化成十二點淡烟而散 馮銀瓶見自己法寶被破 好不心疼 一陣大怒喝道 妖僧好大胆 仙姑若不給點利害的嚙々 從今後再不叫開海白狐 說着口誦靈文 用手一指空中妖雲駝定那口攔遮劍 只見銀瓶手指飛出一條綠火 射到劍上立時霹靂一聲 震動那口攔遮劍 好不利害 眼見得攔遮劍 恍了幾恍卽化出百十支 同樣的攔遮劍 各有一朶其紅如血的妖雲駝定 如同暴風趨雨的一般直蓋了下來 幸得查阿禪師有摩雲旗 紫玲有彌塵旛 二寶護體 尙無大碍 只苦了西門紅綰與 秦寒夢二人 一個是白毫劍 祇能敵得真劍 一口 一個是雷火珠雖然猛力轟擊 無奈妖劍乃五金之精英所煉 越得雷火越來迅速 查阿禪師叫聲不好 遂與紫玲飛近前來 方才算紅綰寒夢二人 救到於旛旛之下 攔遮劍來勢威猛 查阿禪師雖然不慎 然因紅綰等三人制肘 終覺不妥 遂向紫玲通知了消息 各展旛旛 重又退出陣外 此時正南方正步虛仙子蕭十九妹帶領 周輕雲李英瓊申若蘭與蚕盡師姑韓如雪等 殺了個難分難解 原來十九妹等與衆人 分手之後 帶了英雲若蘭三人 來至南門切近 忽聽陣門內 一聲雷响 咕啾々捲出來一片烈火 隨着烈火叢中飛出一位中年道姑 手提落寶花籃 禦火飛出 急見那道姑的打扮

頂上抓髻燦爛 道袍大袖迎風 絲絛叩結按螭龍 足下雲履珍重 花蘭內藏玄紗 背
懇寶劍鋒凶 雲南苗疆顯威名 方知幻靈派重

這位道姑 正是苗疆苗猺祖師魯靈魯殿光 座前女弟子 蚕蟲師姑韓如雪 背後遂又冲出
一部兵卒 個個如狼似虎 汗仗魁梧 渾身衣服全按離方本質紅色

旗分離位列前鋒 朱雀迎頭百事凶

劍戟橫排守陣將 果然都如北海龍

蕭十九妹看完喝道 道友請了因何助紂爲虐 與吾峨嵋作對 今日特來掃此妖陣 快將姓

名留下 待吾施行 韓如雪通了名姓道 道友你吾素無私怨 此乃各爲宗派權利所爭 道

友旣來打陣 貧道甘願相讓 你我陣中再見 說罷一展袍袖 與軍卒供退入陣中去了 蕭

十九妹遂卽帶領 英瓊輕雲若蘭三人 各禦劍光飛入陣中 十九妹展開乾坤顛倒萬象傘

放出金光紫霧 當先開路 背後英瓊輕雲 已將紫鄂青索兩口伏魔劍 合璧同進

申若蘭放起丙應梭 如同兩條怒龍 一道長虹的一般 攻入陣中 韓如雪見敵人

業已入陣 卽率訊地兵卒圍了上來 一抖手就是一把 葵花釘打來 十九妹喝道來得

好 用寶傘一裏 毒釘卽紛紛落於傘中 化成無影無形了 十九妹破了葵花丁之後遂將墨

玉金剛尺打出 一片烏光斲定三尺多長一條寶尺 牛吼一般其奔 蚕蟲師姑頂門打來 韓

如雪微微冷笑 手提落寶花籃 口誦靈文 向上迎接 那條墨玉金剛尺 見了花籃 漸漸

收縮 仍歸原循八寸大小 如磁不吸鐵相彷彿的一聲直落於花藍之中 如雪笑道 峨嵋道友 還有何寶 何妨盡數使來 吾要稍認眉 算不了苗搖弟子 十九妹不覺面紅耳赤 忙喝道胆大的苗搖餘孽 你有何等伎倆 不要高興 看吾法寶到了 說着一抖手 一片金光 駝定車輪大小的梵王輪 金霞四射 光彩照人 亦奔韓如雪頂門擊來 韓如雪又用落寶花藍 照樣收去 此發彼收 十九妹二十餘種法寶 轉眼之間 盡爲韓如雪所有 十九妹只羞的粉面發青 兩耳非紅 切齒齋恨 遂將乾坤顛倒萬象舞起 好不利害 只見寶傘之中 飛出萬條金霞 千團紫霧 只恍的蚕蠶師姑 頭輕脚重 臆膽不寧 本想再用落寶花藍 收掉敵人寶傘 焉得能夠 僅見花藍內 連續飛出陰陽二氣 去捲寶傘 誰知已被寶傘中 金光紫霧飛出 兩相抵鬥起來 寶傘乃先天至寶 尙不見怎樣 祇聽得落寶花藍有些支持不住 原來落寶花藍 只憑魔法祭煉 憑年代論實盾 花藍與寶傘 相較甚遠 故落寶藍不及萬象傘多多矣 韓如雪聽得自己花藍 連連的聲如裂帛刺刺亂動 情知落寶藍有些敵不了寶傘 恐怕傷了自己的寶物 忙將落寶花藍收回 口中暗誦真言 用手指妖雲中駝定那口履西劍 只聽一聲陳雷發動 那條履西劍 不用作法人統馭 竟能自動的 直向敵人頭上刺來 李英瓊周輕雲 二人紫郢青索雙劍合璧 於彼此鬥寶時 只在空中盤舞 鎮住那些 冤魂穢鬼 此時英雲二人忽見妖人那口履西劍 聲如牛吼 勢如奔馬 飛風而至 英雲二人 早碍不得 雙雙玉指一領劍光 那紫郢青索二劍的光華 如同兩

條蛟龍匹練相似 只見牠閃了幾閃 刷的聲 直奔履西劍而來 三寶相遇 各不相讓 嘩的聲 猝合一處 扭結起來 那妖劍如同含有靈性相仿 倉卒遇見雙劍合璧而來 似知不敵 遂卽翻身逃遁 紫青兩道劍光 卽如神貓捕鼠一般 尾追不捨 那口履西劍 圍着南門 方面飛了數遭 仍未逃出圈外 竟被紫郢青索二劍追至 克登一聲 遇到一處 三寶頓時 絞扭起來 只絞得流光四溢 綠火絲飛 轉時之間 卽被紫青兩道劍光 將妖劍絞爲寸寸 斷 蘇蘇一陣星雨墜落 已將履西劍 絞成幾塊玩鐵 落於陳中 韓如雪一見大驚 情知 遇見勦敵 又不甘心失守汎地 怒氣淳淳 遂時雙手一搓 運動三昧神火噴出 頓時一聲 陳雷沖起 震動陣中埋伏的魔火金光 如同雨點一般打來 霎時間魔火引動凡火 金光招 來妖光 燒成一塊 南門之中 頓時成了一片火焰山 但只見

此火非同凡體 魔法會合成功 妖人獨占龍地 渾同九轉旋風 煉成魔法火焰 內藏 數條火龍 口中噴烟吐焰 爪牙動處雷生 滄海煮焦到底 逢山燒得石空 遇人卽成 灰燼 逢仙化作長虹 燧皇初出定位 木裏生來無踪 魔中雷火希奇寶 三昧金光透 九重 在天爲日通明常 在地生烟焦土紅 在人爲心主 在妖魔法明 魔火玄功大不 內 那怕峨嵋百萬矣

魔火光中 裹定無數的冤魂惡鬼 好不怕人 只嚇得英瓊輕雲 申若蘭等 一個個揞定避 火決 收回紫郢青索紅菱三劍 暫時護體 那些鬼穢失了劍光的鎮攝 頓時更加活躍起來

頓時一個個張牙舞爪，嚎陶大痛，蜂擁上前，各向敵人索命。十九妹微微冷笑道：「幻靈道友，你的伎倆只止於此嗎？你看吾來擒你。」說到這裏，只見十九妹將頭顱一搖，立時現了法身，呀，好不怕人，但只見

頭帶高帽，身穿白袍，足登蘇履，腰繫蘇緜，眼珠下垂，長舌飄飄，背撐雨蓋，肩披紙箔，面如帛白，項長長毛，分明是天上喪屍臨凡世，眼睜睜地府無常到來了。

十九妹頓時化爲兩丈多高，一位吊客神，把這三位峨嵋女弟子嚇了個亡魂皆冒。呀，蕭師叔這是何說，英寒若蘭雖然久在峨嵋，日與諸位尊長，劍仙俠客在一處盤桓，對於那些奇怪諸仙，各類的法寶化妖，俱都見過，實實在在的，未見過活人變鬼，諸君請想，十九妹的綽號，自從前部中她老人家一出世，即稱爲步虛仙子，諸君的明鑒，這步虛仙子四字

是何謂也，不是個大吊死鬼是甚麼呢？原來蕭十九妹於當年未成道時，另有一段傷心歷史，待作者趁着稍有餘暇，將她的出身，叙將出來，諸君即可明白，不算奇怪了。這件事出在有明中葉嘉靖年間，斯時因爲寧王震濠，拘結白蓮教大首領徐鴻儒爲亂，後年起鬧越凶，嘉靖天子遂檢派文定公督兵往討，事雖平定，渠知明朝之亂，即由此而詩種矣。幾年的光景，就盜賊蜂起，猶以山陝兩湖爲最，御路之上人烟冷落，商侶裹足，恐將個人的血汗博來金錢，供給強暴口腹，以故交通爲之停塞，南北輪運阻滯，忽然四川南部，有一座冕寧縣所管的轄境，名爲懷遠鎮，鎮中有一位武世家的紳士，姓蕭，雙名三太，世代好武。

家傳有少林秘訣 從不輕傳外姓 只是父傳子繼 歷代承襲下來 蕭家武術雖好 許多嗜武的青年 前往拜師 任你託出多大人情 人家克守祖訓 不收門人 也只罷了 江湖上的梟雄 綠林中的豪客 則無人不知懷遠鎮 這位蕭三爺的利害 也曾聘了 多少劍俠 特到懷遠訪他 也從未佔過上風 漸漸的也就不敢去了 日子多了 恐怕蕭三爺 出來多管閒事 衆綠林人於恐懼懷恨之間 虧他等想出一條妙計 爲三爺傳了一回綠林箭 將那些水旱英雄 招集到一處 開了一回綠林大會 誠心要與三爺交個朋友 綠林中也有文學之士 替三爺想出一個綽號兒 乃是鎮西方神刀安良俠 又公議四個字 威鎮江湖字樣 覓匠人刊了一方 蟠龍金匾 又由各路盜寇派出錢來 不下百餘萬 擇了個好日子 選出幾名人物齊整 品貌優秀的同人 穿起身冠 故意打扮文縐縐的樣兒 僱了駝轎 抬了匾額 裝齊金銀辭了衆豪客 直扑奔冕寧懷遠鎮而來 及至到了蕭宅門首 將衆人的來意及衆人的書信取出 說明一切回了進去 蕭三太問明家人看了書信 心中好不爲難 有心應了此事 就憑自己的門第 乃是世代忠孝相傳 武勳世家 豈可甘心與盜賊來往 呼兄喚弟 不用說官府知道不好辦 就是與自己的名譽上也有些不好看像 明明知道他等恐怕自己出來爲難 於懼恨之間無可奈何時 使出這條表面連絡之計 真若是不准所請 得罪了學些小人 激起公憤 羣來麻煩 還真是自找無趣 自己想到這裏 忽然靈機一動 計上心來 我何不如此如此辦法呢 遂命人將公子蕭靜找來 命他出去先將他等接進來 讓到

書房落坐待茶 將那些駝駝暫領至跨院 自己換好了衣冠 然後來到書房相見 大家見面說了許多的 羨慕欽佩的客套 蕭三爺遂向羣寇約法三章 第一件雙方准許爲友之後 因爲觀瞻起見 除有特別事件 平日不准往來 第二件於冕寧縣方圓百里之內 不准做案 除了貪官污吏惡棍土豪 許可途便劫奪外 其餘於作案時 不准姦淫婦女 刀傷人命 必要時出於自衛 也不准過下毒手 每作案時到手金銀 須於總數內 只准拿六成 餘四成仍給被害人 以爲生活之費 第三件結讞以後 無論在何時何地 不准談說蕭某與衆位爲友 如是這樣敵人即可接受諸位的好意 不是這樣即請諸位 仍將原物帶回 恕蕭某不敢奉命了 衆寇連連答應 件件如命 三爺大喜 遂命公子指揮家人 將所贈的金銀物品 一一收歸後面 連夜命人殺猪宰羊 治起筵宴 聘請親友前來 賀號掛匾 這些人只說是關西朋友 專爲此事而來 大家歡聚了三天 蕭三爺也各有禮回書信 遂來人帶回去 致謝那些未謀面的兄弟 衆人去後蕭三爺即在家中教習 兒女的武功 原來蕭三太 原配姬氏夫人 側室黎錦娘 也是名武師黎剛的女兒 不但武功出衆 又能稍明劍術 公子蕭靜乃爲姬氏夫人所生 今年十三歲了 女兒碧雯 乃如夫人錦娘所生 今年剛交三週 即是本套中的步虛仙子 因爲蕭氏宗族繁盛 小妹妹甚多 碧雯小姐排行在末 故又云十九妹 黎錦娘身帶武功 當然明白武教之法 自從十九妹出生以後 黎氏印按秘法 煅煉愛女的身體 不多幾年 公子蕭靜已竟十九歲 碧雯已然九歲了 這兄妹二人 這輩子遇上這一雙的

父母 親傳武術 盡心指授 兄妹居然就到了 登峯造極之點了 治好這年盜賊蜂起 水旱交通都被強盜出沒 攪得商侶裹足不前 蕭三太的族弟蕭三貴在四川省城成都府 開設萬裕錢號 因與江辦蕪湖萬成緞店 素有交往 數年前虧欠萬成緞店的貨物 屢次兩催宿通 三貴只因路運不通 無法歸交 又因為商界處事 素賴信用 如再置之不問 卽不象話了 蕭三貴焦急萬分 徹夜不眠 想了半個多月 爲了自已的生活前途問題 無奈來至族兄三太家中 就將自己的難題 向三爺說了備細 因為知道哥哥 在綠林中有些聲譽 勿論加何碍難 亦非得帮忙 送這一蹶銀不可 三爺笑道賢弟不是劣兄故意刁難 實因十年前 愚兄當面許綠林諸兄弟 不准劣兄出頭干與 倘若強自出首 卽是劣兄這面 首先爽信 數年之間 賢弟不見 別的縣鎮 攻殺淫掠 惟獨咱們這座兇寧縣 百里之內 寸草不央 劣兄如若失信於綠林 綠林人心中惱怒 咱們這方豈不成爲齏粉矣 與賢弟心中何忍呢 賢弟一人全守信用 難道劣兄的信用 可以護庇全縣 數百萬財產性命 難道賢弟就不顧了嗎 三貴道別人的財產性命是別人的 小弟的生活飯碗是自家的 難道哥哥爲了別人 就不顧全兄弟了嗎 哥哥雖然替人家 保守信用 終年間也不見誰能送來茶點金銀 來孝順你老人家 兄弟怎麼不濟 乃是同宗骨肉 兄弟之間本有分憂解惱的義務 哥哥你老人家 勿論如何也得替兄弟走這蹊三爺被他逼的無法了 只可應允保這蹊鏢銀三貴大喜馬上回到成都 備齊了十五萬白銀 裝好車輛 派好跟人 只等三爺到來起身

果然三日後 三太來至成都 領了書信對單 點齊了三十名夥計 由成都起身 鑲車各插了一桿紅旗 上寫懷遠安良俠蕭的字樣 一路之上水船陸車 不到一月 果然由蕪湖回來 平安無事 一路之上連個賊毛 也未看見 哎呀 這們一來可了不得了 本來這幾年 因為遍地盜賊潛形 諸商不敢撻而走險 川陵兩湖各商人 全都擁塞不靈 各地雖然一樣的也有鑲局開設 俱都保送不保險 一遇匪人劫掠損失 各由天命 諸君請想 直與無有鑲師一樣 現在好容易 存了這們一位大英雄出來 不但威名鎮動遐邇 而且武工又到絕頂 所以各省各商 都不惜重資出聘 託重要的人情關說 不論你如何息省卸責 也架不住以性命相要的苦求 蕭三太一回是人情 二回是臉面 三回就成了慣例了 果然只要蕭三爺的一桿紅旗到處 上有安良俠蕭的字樣 那些盜寇不但不劫 反倒暗暗的與前途送信 分段保護 衆豪客都是一個心理 以為吾等雖費百萬白銀 將這位老哥哥 關閉數年 只為義氣二字 老人家保存吾等臉面 現在老人家 年已就木 也可以出來到各處走走 因此原因才到處保護 不忍侵犯 誰知這紫商人 得了便宜 貪而無厭 眼見得蕭三爺的名姓 其打响了 大家秘密的就給三爺 在成都府錦江街 開了一座安良鑲店 擇吉開張 至日有官紳工商各界親友 前來賀喜掛紅 既至三爺知道了 也說不出了 就得在店中照料一切 蕭三爺心中實對不起當初 綠林中朋友 心中總盼着 自己的鑲車出去 被綠林人劫去幾起 自己就甘心 以當年百萬白銀內 照數包賠 好將鑲店收閉 無奈總

未出案 三爺心中落個干着急 那些商人 得寸進尺 不到一年的工夫 山陝兩湖各省 居然又由各商人 甘願拿出資本 在各處又支出安良鏢店的分號 每年終只管將本年所收入的利益 與三爺送到家中 並不用三爺親身照料 只求三爺掛個名兒 承認過來就是了 幾年的光景 各省的鏢車出去 都成了安良俠蕭的旗號了 那些綠林豪客 曾與蕭三太 慕名結交的老人物 彫零殆盡 後起之人 雖聽老前輩說過這段 但是凡遇見十次鏢車 就是十回是安良鏢店保的 那還規個什麼勁 大家復又開了一次會議 出席人都多數反對蕭三太 他自願發財了 難道就將吾等餓死麼 這老兒留着他 終是害羣之馬 他既不念交情 誰還講這面子呢 雖然他的武工出衆 也架不住吾等羣起而攻之 席間雖也有老人物相攔 但是人情凶凶 衆口一詞 非置蕭三太於死地不可遂即於羣賊之中 選出數十位武工出衆 確有實學的人物來 各帶兵刃暗器 變更裝束 三三兩兩陸續直奔成都而來 因為蕭家素日不收弟子 所以蕭三爺手下 並無可靠之人 羣賊夜入安良鏢店 大吼一聲就大殺起來 遇人就殺 見房就燒 偌大的一座成都府 羣賊於倉卒之間 鬧了一個人仰馬翻 這位鎮西方神刀安良俠蕭三太 忽見羣賊這樣的凶狠 也就將牛平的絕技 施展出來與羣賊交手 蕭三爺武工雖好 苦了些粗笨的招數 并不明白劍術 手下雖有幾十名助手 都口武技平常 來的這些賊人 又都是百中選的能手 如何能行的了呢 羣賊口口聲聲大罵蕭三太 喪盡天良 恩將仇報的老匹夫 你只知化了吾等的金銀 無人指問 還敢失

信於綠林 使吾等困死空山 甚至你家老少的衣食 都是吾等金銀所買 連你女兒的 裹脚帶子都是 太爺們給治的 你還不知自愛 返來與吾等作對 虧你面皮厚 尙輒顏出來交手 這一些個冷言惡語 罵的蕭三爺 心血上翻 本來三爺年將六旬 又動了半夜手 急急勞乏交集 只眼前一發黑 口內一發甜 吐的一口血 如同紅笞帶一般 噴射出來 嘖冬一响 栽倒在地 手中刀噹啷々飛了出去 業已閉過氣去 可憐老英雄 剛直一輩 子 落了這個結果 這也是平日苛守武工的壞處 假如身傍稍有一兩門人弟子 老人家也不至落到一步天地 羣賊見老英雄暈絕倒下 遂即發聲喊 刀劍齊舉 將老人家到了個血糜亂響 蕭三爺已死 羣賊在院中各處搜尋 并無家眷 只得罷了 此時院中烟火交加 燒的滿天通紅 羣賊這才退出 但見十字街口 官軍與賊人正在殺了個天昏地暗 羣賊冷不防 繞到官軍背後 腦後摘巾一頓翻 官軍見羣賊勢衆 大有拚命之意 總鎮遂將令旗一擺 官軍立時讓開一條人胡同 羣賊這才飛逃出去 官軍又隨後追殺了一場 這才收兵進城 辦理善後 鏢局子至天亮已成了 一片瓦礫場 早有鏢局子逃出來的伙計 跪至懷遠鎮蕭宅 前來報告一切 此時還不知道 蕭三爺被害呢 錦娘聞耗 如同冷水澆頭相似 因爲自己劍術幼稚 不能帶人飛行 遂命蕭靜碧雯兄妹二人 馬上起身 也無暇告知姬氏夫人 黎錦娘趕緊收拾便利 來到天井身劍合一 一口氣飛至成都 此時天光已亮 到了鏢局子 正見那些官兵 督率民夫 扑救餘火 錦娘見此光景 只嚇得心中亂

跳忙忙問及丈夫的消息 有人領至屍傍 黎氏只見一堆血肉模糊 鬚眉之間 依稀認得 錦娘一時痛徹心髓 一口氣挽住 頓時雙睛倒插 昏絕了過去 兩傍人因念三爺在世 相待之情 遂將錦娘扶起 前後拍打 時間良久 黎氏這才哭了出來 衆人好勸歹勸 方才停止悲聲 遂託人在市上 買了棺匣 將三爺的衣服找出來 敷衍着搭在身上 成殮起來 即停在火場之傍 諸事辦完 正好蕭靜兄妹趕到 見了父親如此慘死 也哭的死過去 黎氏又僱了人夫 將丈夫的靈柩 抬至祖塋安葬 諸事辦清 母子三方才回懷遠鎮 見了姬氏夫人哭訴一切 大家不免重新又痛哭了一陣 方才帶服穿孝 又將當日在場的 鏢局子伙計 找來幾個前來 蕭靜兄妹問明了這夥賊人的 面貌口音身量言語 問過之後 兄妹二人 就打辭了母親 去往海角天涯 尋覓賊人 替父親報仇雪恨 誰知姬氏夫人 因爲哭泣過度 不多幾日就進隨三爺去了 錦娘見姐姐已死 只得扶病辦喪 蕭靜兄妹 因爲報仇心切 遂在喪中辭別 黎氏夫人 前去尋賊 與已亡的父母冤冤相報 錦娘見他兄妹 傷心已極 亦不便阻攔 遂即各各吩咐了幾句言語 帶了銀兩及應用之物 母子三人大哭了一場 他兄妹即拜辭了母親 起身前去 行至中途碧處向哥哥道 你吾兄妹可由前進分首 一赴甘陝 一去湖南 分頭找尋 誰能找到仇人 誰先回故里 但以三年爲限 蕭靜道賢妹所主張雖然有理 但是你是一個閨中少女 如何能以單人獨走江湖

使愚兄實難放心 碧雯道這有何難 妹子明日換了男裝 又有一身武功保護 諸事可請兄長放心 妹子自知謹慎 勿論誰人在三年內 找到賊人 雪了冤仇 即可回家等候 如若事不遂心 三年內亦必回來 蕭靜見妹子如此絕決 心中不勝欽佩之至 兄妹又談了一刻 方才尋店安歇 次日天光已亮 兄妹到街上 買了一身男子素服 回到店中十九妹 即將男裝換好 將自己的衣服包好然後兄妹二人 略進點飲食 這才一齊出了店房 出了鎮口 兄妹依依不捨 迫於父母大仇爲重 只得暫時忍痛離別 兄妹各相勸勉 彼此珍重 然後才十步九回頭的 分頭去了 蕭靜辭了妹妹蕭碧雯 取路直奔湖南而去不表 單說十九妹蕭碧雯 自與兄長別後 自己女扮男裝 曉行夜宿 直奔陝西進發 一路上思兄念親 雙目爲之紅腫 這日過了南鄭 渡了漢水 來到固城地面 名曰韓家集 碧雯實在有些打懶 不了 一步一步挨進了東集口 只見兩邊住戶人家 也有幾家商舖買賣 碧雯粉面通紅 心中亂跳 兩條脚知有千斤之重 自己情知是病了 只急的柳眉雙鎖 杏眼圓睜 長吁短吁 好不容易找了一家小客棧 碧雯挨進店門 恍恍惚惚來至天井院中 只見門房裏 進出了一個 鼠耳鷹腮兔頭蛇眼的人來 身量不高 年約四旬 穿一身藍布襖褂 白高腰襪子 青布襪鞋 笑希希的跑過來道 公子爺您可是住店嗎 碧雯點點頭兒 問道你可是店主 人嗎 那人笑道小買賣 正是吾的 求您多照應罷 說着就將碧雯 陪進上房裏問來

碧雯觀看屋中雖是鄉村茅店，但也收什的潔淨，順前窗下用兩條板橙，支着一架繩床，地下也有桌橙茶具，面盆之類。碧雯遂即坐於上首橙兒上問道：「店主人你貴姓啊？」那人笑道：「得啦，公子爺，那裏敢討您這個貴字。小人吾姓楊，單名一個義字，有個小小綽號兒，人家都喊吾是瓷公鷄。您若呼喚時，只喊一聲楊三就來。」碧雯道：「貴處是韓家集嗎？」楊三道：「是的是的，這裏可有醫生嗎？」楊三道：「有有有，吾們這集上有個三元堂劉高手，乃是成了名的先生。您若用時，小人即刻去請，管保一牽就來，不瞞您說。他還是小人的干親家呢。碧雯也笑了說道：「那好極了。您先給吾打點面水，沏一壺香茶，然後你就去請先生去。」楊三連連答應：「少時面水茶水都送進來，遂向碧雯笑道：「公子爺，您不是命小人去請先生嗎？」碧雯道：「是的是的，那麼無什麼事情，你就辛苦一瞞罷。」楊三點頭道：「去去這就去。」可是不說去，總也不動身。碧雯疑惑道：「去時你就去呀？」楊三笑道：「公子爺就這樣去嗎？」碧雯道：「那麼你就僱輛車去罷。」楊三道：「謝謝您，可是連車代先生先生，碧雯也笑了道：「你怎麼不早說呀？」忙將包袱打開，把銀袱子打開，檢了一小塊遞給楊三，只見楊三兩眼發直，瞧着銀袱子都呆了。心中暗想：「這個雛兒，那裏來的這些金銀，可惜自己長了這麼大，也未見過如此之多。」楊三正然暗想，忽見碧雯推了他一下，方才明白過來，忙將銀子接過來，這才慢慢的出了上房，去接到高手去了。果然工夫不大，楊三在外面喊：「先生來了，先生來了。」碧雯只

見外面進來 這位先生好樣子 不由的眉頭一皺 只見劉先生 身高五尺 年約五旬 黃焦焦的一張上尖下圓的倒瓜子臉兒 一雙短眉毛 似有如無 兩隻元彪彪的黃眼睛 錐把鼻子 吹火咀 還有一些七長八短的 兩拋小虎爪 一對棋子耳朵 微帶煽風 頭帶一頂舊破藍方巾 左右還垂着一長一短的 兩根飄帶 身穿一件十成破的 舊藍道袍 還繫着結了七八個疙疸的舊絲絲 穗頭都燒掉了 藍布燈籠褲子 地皮顏色的破襪子 一雙少底破幫的雲履鞋 滿面含春的走了進來 後面楊三還提着一個 楞楞大的破藥囊 楊三放下藥囊道 這位就是蕭公子爺 這位像人是的 就是吾們干親家劉先生 吾們這位干親家 公子爺您是不知 他的醫學好着呢 因為給我們這裏 一連治好了三樣大病 乃周叔叔的多年痔瘡 董二大爺的暴發火眼 陳大妹子的楊梅瘡 都到手到病除 故此全集給他公送的三元堂的匾額 在這一方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呢 劉先生先將碧雲看了看 摸了摸六部脉 又驗了舌胎 遂道公子爺 你的病真不輕 乃是左手尺脉沉細 右手寸脉宏大 內部虧腎傷風 外表為邪風所侵 致有此症 不要緊不要緊 現在遇到吾劉高手的手裏 管保一劑藥准妥 說 病源 立了方案 碧雲乃是因為傷心過度 又兼連日勞乏致成 因為初次與生 接談 也不敢說人家先生對不對 又聽店家一片花言巧語 只好拿出銀子 謝了先生 遂命楊三隨去取藥 天至黃昏藥已煎好 黑洞洞的一碗藥湯 端到碧雲面前 碧雲

聞到這種氣味 就引的心慌亂跳 自己無法 恨病吃苦藥 候到冷熱可口的時候自己一口氣一咬牙 就將這碗藥吃了下去 心中連連翻了幾次 碧雯勉強將牠忍了下去 店家又送進來被褥碧雯飯也未用 即便睡下 這劑藥吃下去不要緊 險些要了碧雯的性命 到了丑初一覺醒來 只覺得頭如斧劈 心中氣閉不舒 遍身骨節疼的難忍 不但病體不退 返到加重了 由此碧雯病勢一天重似一天 終日裏暈迷不醒 直病了兩個多月 病體方才稍愈 好容易對付着 可似起身下床 勉強走到桌子前 因為自己身上的衣服 在病中都弄藏了 打算要換一換襯衣 誰知不解開包裹觀看還可 及至解開包裹一看 只嚇了個膽裂魂飛 原來由家中帶來的千兩金銀 已然不翼而飛 分文皆無 碧雯明知是受了楊三的毛病 只得將店主請了過來指問 盜公雞道原來公子爺 你在病中還不知道呢 你老人家算計算計 你在小店病了將到百日 每日裏替你 請先生接大夫 醫生不離門 才將公子爺你將養好了 難道那些先生 誰說白來呢 是不見處處都得用錢 你的這點點的銀子 除了醫藥等費而外 您尙欠小店的食宿費 三十八兩有奇 雖然欠了小店這些銀子 你老人家只管放心 好好的養病 只要您病體全愈 欠多欠少 小人尙可幫辦 碧雯因在病 又未將自己金銀 秤出數目 交存櫃上 自己明知道 門口也是無用 倒不如送個整人情 倒存了個整面目 也好調養自己的身體 想到這裡遂道 既蒙店主人如此尙義 候數日身體復

元之後一自然恩石重報。楊三說了一聲好說退了出來。心中暗暗的好笑。可見這頭雛兒未出過門。自己的金銀。還不知道多少呢。碧雯吁了一口氣。也就罷了。從此後碧雯卽在店中養病。楊三初時還怕碧雯惹翻了。再要這筆金銀。不敢小看碧雯。又過了二十多天。見這位傻公子不提不念。以爲可期。茶飯也就不象前幾日週到了。或早或晚。甚至一天也未得一粒入口。碧雯因爲自己心中。親仇未報。每日裏仍是悲痛不絕。店主人又常常過來索要店資。逼的個蕭碧雯。日在屋中悲泣啼哭。本要夜裏走出。無奈自己身體軟弱。這日剛被楊三數說完了。楊三走後。自己正在房中。垂頭流淚。忽見由外面進來一個人。

第二回 千里覓寇仇 兄妹孝思痛別離 傷心遭橫禍 碧雯爲友喪嬌軀

詩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一傷布簾笑道。這位仁兄胸中何有事故。值得珠淚輕彈。可知道丈夫之淚。其貴如金嗎。碧雯正存愁思。想起親仇未報。兄又遠離。剩下自己青年弱質。病困旅邸。所帶金銀。又被楊三這個天良喪盡的奴才。罄數盜去。以致自己分文皆無。這個奴才又時來恬噪不已。自己又是恨又是氣。無奈病了多日。四肢不仁。實難走動。自己越想越痛。猛聽得進來一人。向自己問話。碧雯抬頭觀看。只見進來這位。身高五尺有餘。年將二旬。面如博粉紅中透潤。

如同放蕊的桃花相似 黑真真的一雙劍眉 光閃閃的兩隻俊目 鼻如玉柱 口賽塗硃 兩耳
純厚不薄 頭帶一頂粉綾色文生巾 左右雙垂秀帶 身穿粉綾色文生氎 上綉三藍牡丹花
週身走金線摺金邊 非常的醒眼 白護領 白水袖 大紅湖縐中衣 高腰厚底青緞方頭靴
子 右手持着一把洒金摺扇 站在面前 雖然是滿面笑容 却是端方穩重非凡 碧雲看罷
不覺心中一動 就像這個人在那見過 彷彿熟識非常 祇是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遂將身
子往裏挪一挪 用手帕展了展淚痕 勉強苦笑道 小弟因為賤體久病 一時難愈 故此稍
爲不快 致被仁兄見笑 吾兄可是也住在這裡嗎 那人道 小弟就在 渭韓家集西口路北住
家 小弟姓韓雙名成文 家父韓棟當年也曾坐過一任 吏部大堂 後因嚴相當道 退休家
中 小弟在家讀後苦悶 因此來這店中道遺 在窗外因見仁兄煩惱 不覺孟浪一勸 還請吾
兄見諒 不知吾兄因何至此呢 碧雲道 小弟齋文因爲前往西安討債 路過貴地 一時不慎
致被二豎相乘 現已三月將滿 尙不能全可 又於病中所討的金銀丟失 無法回藉 故此悲耳
成文點頭道 原來如此 此店乃是舍下的產業 仁兄但住不妨 但是仁兄病中 傍邊再
無近人照拂 個中景況未免淒涼 小弟與兄一見如故 仁兄何妨到舍下調養 只有小弟與
家人扶持 尙較好些 碧雲忙謝道 萍水相逢 許多不便 稍候數日 小弟 賤軀稍全 必
到府上問候就是 成文笑道 吾兄豈不知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仁兄再要推托 就見外

小弟了說着也不管碧雯許可否便叫店家算賬自己一溜烟跑了出去楊三連忙笑西西的進來道公子爺您可與吾們房東認識嗎碧雯只好說是原舊認識的楊三道你老人家怎不早說呢這是怎麼說的小人在尊駕前有些失禮得罪之處請你老人家千萬在房東面前美言美言若不然小人一家數口就得餓死了碧雯點頭道吾焉能與你一般見識呢說至此成文業已帶了幾名家人抬一張太師椅子兩面穿上木杠就算肩輿進了屋中笑道小弟代稟家父老人家命小弟帶人前來接吾兄急速到舍下會面去呢遂問楊三道盜公鷄你算了賬嗎楊三笑道既是您的朋友不必算了小人候了就是成文雙目一瞪喝道你是什麼東西用你來候吾的朋友在你這裏丟了不少的金銀少時稟過老爺非叫你包賠不可碧雯忙攔道這個不干他事仁兄不必錯怪候小弟到府上之後再將欠逋送來就是成文方才不言語了遂命家人將碧雯扶出坐好家人抬起成文命人拿了包袱出店房不到半里即到韓宅見一位員外打扮的老者正在門首瞭望韓成文遂搶步上前稟明一切家人落下肩輿碧雯知是本宅主人韓棟老員外剛要勉強行禮韓棟一擺手笑道小官人適當病軀千萬不要多禮既到舍下誼同骨肉不作客氣才好碧雯病在千里之外已將三月今天忽得這樣忠厚仁慈的長者來安慰幾句遂於應命之下不覺感激之至韓員外遂命家人參扶碧雯成文在後面幫着送到書齋老

員外坐談了幾句閑話，遂命成文陪着用飯。自己卽退回後宅，從此後碧雯卽日在韓府養病。韓公子百般的愛護，非常的週到。碧雯除了感激之外，別無可說了。碧雯在韓府展眼就是四十餘天，身子早已強健如初。忽然間三日夜不見成文之面，雖有家人照樣的侍候，但見這些男女下人一個個愁眉不展，垂頭喪氣的樣兒，有時還隱隱開得後面時起悲聲。碧雯心中未免懷疑，遂將一個老家人韓義叫了進來，低聲詢問。韓義初時還不敢明言，後來被碧雯問急了，方才含淚說了實話。碧雯聽完只嚇的目瞪口呆，原來韓成文素日喜靜，自從入學已後，都是個人在書房安歇。現在因爲書齋作了碧雯的病室，自己本打算與碧雯同住，無如碧雯百般拒決，成文只得搬到花園內望月樓上暫住。因爲成文的秉性，閑家全知，就留一個小童兒慶兒，今年十三歲，陪着公子在樓上同住。因爲這望月樓緊貼後羣牆，牆外一箭之地，就是本鎮的義塚，荒坟累累，青草沒人。韓公子每因夜讀苦熱，時將後樓窗支起，以透空氣。書童慶兒勸道：公子爺涼爽涼爽，可將樓窗關起來爲是。因爲後牆外一片青塚，恐有意外，嚇着你老人家。奴才擔當不起。小人時常聽老爺說過，那裏時常鬧事。成文笑道：小孩子家懂的什麼。朗朗乾坤，那裏有這些個怪事。鬼神之說不過是吾佛設教以做惡人而已。時間不早你去休息罷，不用在此嘮叨了。慶兒也不敢望下再說。這夜韓成文在書齋與碧雯談了半天閑話，天已二鼓之半，恐怕碧雯初愈。

必要早些休息 故此就告辭出來 又到父母屋中看視一番 然後才回到樓上來睡 慶兒已在床上和衣睡熟 成文也不去驚動他 自己又將樓窗支起 涼風一颯 非常的快意 遂即不忍離開窗口 站在這裏用目遠視 但見一片叢奔之中 內隱荒坟 公子看了好生慨吁 猛見遠處叢草中 颯的飛起一條綠火 直冲霄汗 如同旗花活耀相似 飛至天空頓時化成一片青光 有栲栳大小 停在空中並不活動 公子正在一愕的光景 呼的聲又照樣飛起一道紅光 直奔空中那片青光而去 當時紅綠二光起在空中 兩下即當時接觸起來 彼此惡鬥不休 只鬥流光四射 彩霞一片 約有個把時刻 那道紅光漸成不支之態 光華即見淡暗促細 又是幾分鐘過去 那道紅光直如流星相似 刷的聲直往正北而去 那道綠光並不追趕 仍然降落下去 最後便一點聲息全無了 成文看的眼裏 並不向家人去說 每日仍然照舊扶持碧雲 從此夜後 即每夜間賞見這紅綠兩道光華 鬥在一處 這夜則僅見一道綠光 不見那道紅光了 成文心中甚為拿悶 忽見那團綠光在空中遊行多時 忽然漸漸落下來 徐徐的往南方移動 既至出了叢草中 那團綠光呼的降落於地 光陰斂處 頓時閃出一位 千姣百媚的道姑來 年約十八九歲 身高五尺來往 怎見得有詩爲証

魚尾金冠霞彩飛 身穿白鶴絳霞衣 飛龍秘得長生術 悞歸異派養玄機 只因未到蟠桃會 惹得妖仙降翠微 嫁得赤城參道攝 故到人間啓是非

韓成文見了這個道姑，手執雙股劍，忽又收歸匣內。娉々婷婷徐徐移到樓下，擡頭對着樓上笑了一笑。成文早已看得呆了，心中以爲必是仙姬臨凡，不然安有如此的道術。正在胡思之際，猛見那道姑飛身一躍，早已來至樓上，成了文剛要細問，只見她籤手兒一擺，低聲言道：「公子莫要驚疑，賤妾因與公子有一段風流公案，故此前來。不料好事多磨，致被威靈子。這個矮賊攪誤你，我數日因緣，後來由家師處借到了紅慾帕，方才將他趕走。因此才得遂願，第因府上人多口雜，賤妾不便留此，擬請公子降尊就屈，遂妾同到舍下。証了鴛盟之後，再將公子送回如何？還未等成文是否答應，卽被那道姑一抖紅慾帕，將成文攝至空中，一直去了。天光大亮，慶兒來到樓中，不見了公子爺，又四外找了一遍，仍無踪影。這才慌了起來，遂卽忙忙的跪進後宅，秘報員外安人知道。二老聞報大驚，同到樓上查勘一回，毫無破綻，又詳細盤問慶兒，始知數日前就常啓樓窗，屢諫不聽，員外無法。知道成文與蕭玉至厚，囑咐閣府人等，不准向蕭公子提說，恐妨她久病新愈。猝聞驚耗，舊病再發，從這日起，秘派家人到各處尋找，業已三日不見消息。二位老人家半生只有這點骨血，一旦失蹤如何不急？只急得時吐惡聲，不料碧雯聽得哭泣之聲，遂將韓義叫到書齋，催逼數次，韓義方才說了實話。閣府都猜公子被鬼物攫去，或爲白蓮教弄了去了。碧雯聞言大驚暗道：「韓公子若不教吾來，將書齋讓與吾住，又不讓人家同居一室，所以

才擠兌的人家 獨居望月樓方有此危 如果韓公子真爲鬼物所害 人家又是獨丁孤子 吾
這個重罪真是九死莫贖了 碧雲自己這一夜 何曾合眼 翻來過去 心中毫無成見 次日
茶飯無心 就打定了一個以身相殉的主意 破出自己這一把瘦骨 暫將親仇拋開 無論如
何也要將韓公子 尋一個水落石出的下落來 就在這夜三更時份 寫了一封書信留在屋中
自己收拾緊身利落 背後寶劍 暗暗出了書齋 飛身跳出翠牆 遠到後花園外 遙見正
北一帶荒冢 蒿草沒人 只聽得一聲聲怪鴉哀號 一點點磷火穿飛 白楊冷月照定地下長
眠之人 酸風慘霧吹落樹上枯葉飛舞 餘場不見別物 白己個人兒 當此夜靜寂寞之時
又兼心如油煎相仿 親仇友恨時縈腦海之中 教一個弱小孤女 天涯飄梗 怎不悲傷 無
奈自己直往荒冢叢中而來 留心尋查朕兆 掃到這裡跳到那裏 自己就把恐懼駭怕的心
就早置於度外 直至雞鳴也未找出踪跡 如果天光一亮 再叫韓府人看見 到反爲不美
白己想到這裏 不能久停 只好垂頭喪氣 直往東北而行 遂走遂留心 迄無下落 這天
走到華陽縣管境 地名叫作袁家莊 只見大路之上 來來往往許多的行人 一個個都是脇
掛香囊手擎高香 口念佛號 無論男女老少 都是這樣 碧雲見此光景 心中莫明其妙
遂卽來至莊口 擡頭觀看這座袁家莊 規模甚大 周圍約有四十餘里大小 四面的莊門
十里的長街 也一樣的有買賣舖戶 街上人來來往往熱鬧非常 莊門內另有莊兵看守 碧

雲心中有事，別事并不注意，直進了莊門，到了十字街，找了一座酒館，打算東西稍代詢問。詢問路上見的這些進香的人，舉目觀看字號，乃是八珍樓。碧雲舉步進內，只見酒客紛紛，座位擠滿，真是高柳滿座，勝友如雲。樓下并無閑坐，碧雲只得上樓，來到樓上也是一樣。碧雲走了一週，就要下樓，另找別家，忽見側首雅座內，有人招呼道：小客官既無坐處，何妨請進這裏來。同棹而食不好嗎？碧雲聞言，望側首觀看，只見雅坐中僅是一位老者，坐在那裏飲酒，年約六旬，紅眉虎目，乃是五品員外打扮。碧雲正要找一位年老的人，打聽消息，正好遇此機會，遂即來至雅坐一抱拳道：既蒙長者錯愛，晚生只得如命了。那老者道：這有何妨呢？就請落坐吧。碧雲點頭，即坐在側首。過賣的來問明了酒菜，少時送到。碧雲斟了一杯，先讓了讓那位老者，然後飲了一杯，道：敢問老人家，此地可是袁家莊嗎？那老者冷笑道：是的是的，尊駕可是來此投奔袁莊主來的嗎？碧雲道：這到不是的，因為晚生由此路過，見貴地來往行人，各佩香囊，口誦佛號，足見寶方人都好善了。那老者道：原來如此，尊駕係由何處而來？到那裏去？貴姓高名？小老兒還要領教。碧雲連稱不敢道。晚生姓蕭名玉，乃四川冕寧人氏。這此由韓家集而來，打算到佛坪探親。由此路過而已。那老者道：尊駕既是四川冕寧人，小老兒借問一聲，那裏可有座懷遠鎮嗎？碧雲道：是的。晚生正是那裏人氏。那老者道：吾有一位好友，也與尊駕同族，他老人家雙名三太，外號人稱

爲神刀鎮西方 安良俠便是 尊駕可曾認識此位嗎 碧雯道正是同族 敢問長者貴姓高名 可是此地人氏嗎 那老者道非也 小老兒原籍乃是齊東人氏 現居湖北竹谿得勝堡 覆姓萬俟雙名元豹 碧雯還未容老者說完 見了這位老者 如同見了天倫一般 早已哭拜於地 說道原來是萬俟伯父侄女兒千辛萬苦 爲報父仇才化裝來此 今日天幸得見伯父尊顏 這也是侄女兒的平生之幸 說罷痛哭不止 原來這位萬俟元豹 人稱爲紅肩劍叟 手中一口天遁劍 南北聞名 自創滄浪派 他老人家的道法劍術 都不在八大派首領之下 乃是中套蜀 山飛俠傳中有名的人物 今天聽得碧雯哭訴前情 紅眉劍客才知道兄弟 蕭三太的慘死原故 遂將碧雯拉了起來 長吁一聲道 你父素日居奇武工 遵祖訓不收門人 這乃是武學中第一的大病 爲伯當以此病相勸 無如汝父每以祖訓爲詞 愚伯便不能深勸 誰知他始終受了人孤之害 這一邦小畜牲 着實可恨 賢侄女不必傷心 爲伯誓必代汝父母報仇就是 碧雯復又叩謝一番 二次落坐 詢問萬俟元豹因何至此 紅眉叟先向四外看了看 見無人注意這裏 遂低言說道 只因爲這座袁家莊裏面 有一羣惡棍 人稱爲袁氏無龍 大莊主小火龍袁弼 二莊主小白龍袁輔 三莊主小蒼龍袁文 四莊主小業龍袁武 五莊主小野龍袁貞 另外還有兩個正副教師 正教師鬼面活無常焦丙義 副教師禿頭白額虎梅起廉 聽說袁氏五龍 拘結各異派 作爲護符 每日無惡不作 愚伯得了門人的報告 親身來此調查他等一

切不法行爲 得了確實證據 好與地方人民除此大害 賢侄女如到佛坪 事情辦完 可早日回來 仍在此地相會 可隨愚伯回到湖北浪山 等候爲伯與你父母報了冤仇 然後再傳給你一切道術 將來亦可成爲正果 碧雯聽 甚爲喜悅 遂即謝了紅眉劍叟 爺兩個遂即用完了酒飯 紅眉叟因爲事情緊急 遂即會了飯錢 又叮嚀了碧雯到佛坪 千萬要早日回來 必在這裏相候 不見不散 碧雯點頭答應 紅眉叟方俟元豹 即先自去了 碧雯自紅眉叟走後 心中暗暗的盤算道 據方才方俟老伯說這裏 袁氏五龍這樣不法 大料着韓公子 尙許藏在這裡呢 吾何不先到這裏 探視一番 如果真若在此 豈不省了去佛坪這座嗎 自己又深悔 不該瞞着紅眉叟 若有他老人家幫忙 這件事豈不好辦多了 但是事已過去 悔也無益 自己耗來耗去 天已不早 走堂的過來催 兩次 說道小客人天已不早 您就着未閉店門以前 可以出壯能 少時壯門已閉 莊上派人巡查各處 見您不是本莊的人 就許將您綁起來 小人說的可是好話 聽不聽在乎你 碧雯道不要多口 稍爲吃兩杯茶 這就出莊 走堂的無法 只得走開 天至上燈 碧雯方才出了八珍樓 順着大街直往東去 看了看左右無人 急急的進了巷口 找了個避靜所在 挽了武裝 揸好了寶劍 將白晝衣服 包在包裹內 寄存在暗處 自己這才暗暗尋找 袁氏的住宅 白天在酒樓上 已然問過紅眉叟 就一直扑奔前來 來到後牆外 相了相方向 飛進了後牆

卽是一座大花園。裏面清落落靜悄悄，並無人迹燈火。自己又一伏身，施展輕身之術，過了花園，卽見一片樓房，約有數間，只見樓上燈光明亮，有婦女說話的聲音。知道這是內宅，拐過了樓房，順着月亮門，來到前院，幸而無人，復又飛身上了大廳，伏身過了大脊，到前坡，相下觀瞧，面前閃出一片火光，低頭細看，天井中點着數對風燭，及許多羊角燈，在簷下擺着一溜桌椅，上面坐着十幾位，奇形怪狀的彪形大汗，碧雯也無心細看。大料着必是袁氏弟兄，惟獨上垂首坐着一位道姑，年在十八九歲，長的娥帽皓齒，玉面珠唇，一臉的妖淫氣像，兩傍有數十名莊兵，一個個垂手侍立，只聽那道姑道：莊王爺說起來，真真叫人生氣，天底下就有這樣的鐵汗，自從前日夜裡，老遠的由韓家集，將他背到這裏，實指望與他，成就了好事，誰知道這個人中看不中吃，任你說的嘴干舌燥，想要他答應了這件事，那算休想，別看他文質彬彬，就是你拿刀動杖，怎樣的威嚇他，他反到引頸受戮，倒象是生死與他無關的樣子，衆位想這叫人多們掃興啊，又聽另一個人道：陰仙姑這件事，若以愚兄弟看來，你可要事要三思再作，想你與赤城子師尊，早定嚼臂之盟，結了百年之好，都知道你是爲了愚兄弟等而來，如若逞一時快惱，背了他老人家，在舍下作了此事，日久無有不透風的牆，一旦教赤城子老師知道了，就連愚兄弟也吃罪不起啊，那道姑半晌點點頭道：何嘗不是呢，令師赤城子，自與吾見了幾面，彼此不知何故，倒極表愛

慕 雖說未公然結爲秦晉之好 但是事已一定 他說是求吾助他一臂之力 捉住了毒龍尊者 與他師弟扶魔法師史南溪 奪過來飛龍洞 那時再爲締結婚約不遲 如今再辦了這件事 實覺對他不起 但是事已至此 常言道有言拿的 無錯放的 這事可怎麼辦呢 那人又道 此事好辦 只須將他提過來問一個錯兒 將他 殺不殺算完了嗎 那道姑又想了想道 亦只好如此辦罷 袁莊主遂即吩咐家人 到東跨院將那人捉來 家人應聲而去 碧雯在房上聽得真真切切 明知是韓公子 確實是落到此處了 但是看這個樣子 成文到來必無幸免 自己早將生死置於度外 人家既爲自己被難 吾也應當盡這腔熱血 搭報人家才對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 猛見門外跑進一個莊兵 慌慌張張來至大莊主近前 附耳低言說了幾句 只聽大莊主哇呀呀的一聲怪叫罵道好小輩 胆敢如此放肆 這還了得 趕緊吩咐家人傳鑼 一體兜拿 那家人答應一聲 由棧前叫柱上 摘下一面號鑼 噹啷啷一聲鑼鳴 緊接着四面八方 鑼聲大振頓時間 秩序大亂 袁氏弟兄各擎兵刃 集齊了閤府家丁 燈籠火把 松油亮子 將大廳團團圍住 小野龍袁良一攔手中鋸齒鉤鏈鋸 仰面喝道 上面的小輩 知趣的急速下來 交出兵刃受縛 尙可饒你性命 倘再執迷不悟 量你插翅也難逃出本府 原來蕭碧雯在八珍樓 耗來耗去 直至日落方才動身 人家早已看出她不是本莊中人 見她走後 人家就在暗地跟隨 一面派人來至莊主府中報告 所有方才袁氏

弟兄 與曇花仙子陰樹棠 所說的言語 都是事前商量好的 情知來人與韓成文有關 故意談此危詞 以亂來 之志 當 碧雯知道行踪已洩 再不出頭就太不象話了 遂即嬌叱一聲喝道 下面的狂徒小輩 少要逞能 難道你家少爺還懼你等不成 說着撤出背後劍 一躍身由大廳上 飛了下來 手持着明煌煌的利刃 人到劍到直奔小野龍頭上劈來 袁貞見勢 不妙剛要用手中的錐 去掛敵人的寶刃 無奈爲時已晚 只聽得一聲慘呼 小野龍袁貞 整個的一棵頭 已被碧雯寶劍劈掉了半個 羣賊見袁貞已死 遂即叫道不好了 不好了 五莊主現已死在賊人之手 這還了得 千萬不可讓他跑了 大莊主小火龍袁弼 一聲令下回圃夕 衆莊丁各持兵刃 一擁上前 只苦了這些莊主莊丁 都是些粗笨武工 雖然拜在巫山玉版峽赤城子爲師 其實並未受過異派的真傳 只憑着赤城子的勢力 在這袁家莊設立機關 打算要乘機起事 不想平空裏來了一位 素慕虛名的女妖 曇花仙子陰樹棠 情知這位女妖與赤城子 有秘切的關係 那敢慢待 陰樹棠在袁家莊住了幾日 告辭走去 不到三日重又回來 還帶了一個美貌男子韓成文 異派中並不講究貞操問題 她打算將韓成文 在此少住幾日 就要帶回飛龍洞 以爲採補之具 還未容陰樹棠帶走時 碧雯就單身趕到 陰樹棠得了八珍樓的報告 方才向袁氏兄弟 故用圈套 將碧雯激了出來 誰知一個照面 即將袁貞廢命 小火龍袁弼大怒 遂喝令衆兄弟 及正副教師 率領衆莊丁

將碧雯圍在中間。碧雯大怒，將手中劍晃了晃，頓時飛出一道青光，可憐這些莊丁，平日裏助紂爲虐，今日可遇見了尅星了。被劍光一透，就如同削瓜切菜的一般。展眼間十數個莊丁早已一賬。衆莊丁嚇的亡魂冒，只叫利害呀利害。這才叫飛劍殺呢。一個個全都逃後。袁氏兄弟見此光景，也只得在遠遠的，虛張聲勢，不敢攔來。陰樹棠見來人，乃是武宮派的劍光，知是道德之士，既爲自己來的，萬難坐視。遂卽嬌叱一聲，喝道：小輩休要槍狂，看你家仙姑飛劍到了。說着一抬左臂，一道碧光飛出，直奔碧雯而來。當時青碧二光遇到處，卽互相扭結起來。二寶各施所能，則優劣立判。因爲碧雯的飛劍，只與乃母黎錦娘學的，而錦娘的劍術既不高明，碧雯又與錦娘所學，當然更不如乃母了。初時尙可支持，不到頓飯時，碧雯就覺着不敵。頻提丹田氣工，吹馭白已劍光，又苦禱了些時，只累得碧雯英口發喘，渾身汗，情知道自己今日凶多吉少，又不會身劍合一可以逃命。本擬施展輕身工夫上房，又怕陰樹棠劍光利害，也難討公道。正在沉吟之際，只覺得心臟受了極大的震動似的，又聽得噉噉一聲，就見自己的劍光，已被陰樹棠之劍絞爲數段。化成數點青螢四散，自己手中寶刃，立時成了廢鐵。碧雯正在一楞神的工夫，旁有眼明手快的幾個莊兵，見了敵人的飛劍已破，知道無能爲矣，各持留客住，跳躍過來。三四把鈎子，將碧雯渾身搭了個結實，衆力齊施，一返腕子，就將碧雯拖倒在地。碧雯叫聲

不好 剛要摸刀自戕 以免落到賊當手內受辱 不料想旁邊飛過來 禿頭白額虎梅起廉 跳過來一抬脚 將碧雲的手中寶劍踢飛 過來七八個惡奴 一擁而上將碧雲剛要上綁 惡奴用力一羈 遂將碧雲靴子扯掉 露出鐵小蓮瓣 梅起廉哎呀了一聲 道莊主爺她還是女子呢 小火龍袁弼端來觀看說道 好好不管她是男是女 押至後面交與大小姐監守 明日正午將五爺的靈柩俱起 就用這個小賤人 活祭靈前 以慰五莊主故去的冤魂 衆惡奴答應了一聲 將碧雲推推擁擁 送到後樓交與慈雲妃子袁絳仙 前院中袁氏兄弟率領正副教師衆莊丁 將五莊主小野龍袁貞 屍身成殮起來 供在廳前 專待明日集齊了親友 將碧雲就活活的 開膛摘心與五爺冤仇相報 前廳大家忙亂不提 單說這位慈雲妃子袁絳仙 乃是東海度湖山星石洞 天下鬼母訶梨帝 最末座的小弟子 自幼被鬼母度到尾石洞 教傳各種道法劍術 直到十四歲這年 方才將她送回家中 姑娘今年剛交二八 出落得一表非俗 與岷山俠女羅紫烟最爲莫逆 這位姑娘雖然面如桃李 可是心若冰雪 乃兄平日之所爲 絳仙頗不贊成 每日裡深居簡出 不與羣賊接觸 今日正在後樓聞報 前面拿住個女子 大爺說的暫請姑娘 代給監守一夜 明日好拿她給 五莊主爺祭靈 五爺就是這 個賤婢 給殺死了 絳仙聞聽五胞兄爲她所害 雖然心中難過 但恨諸兄之所爲 並不過 痛 又聽說是個女子 不免就動了一點同類之情 遂命衆丫環將碧雲抬到自己屋中 命人將

她底腿解開 僅自纏紮二臂 碧雯被擒以後 情知不免 早就潑口大罵 既至來到樓上 看見這位小姐 一貌如花 暗含着一臉的正氣 人家笑吟吟的 歡迎自己大有相愛之心 就不忍的再罵了 絳仙笑道 這位賢妹暫時 受點委屈 暫坐一時 劣兄總有不對 小妹並未得罪 蓮興 稍爲休息 進點飲食 然後再將來意說明 小妹不才 只有相救之法 遂親自過來 將碧雯拉至上首坐下 提起前情 碧雯不由的珠淚如雨 遂將自己的經過詳情 並不隱瞞 源原本本哭訴了一回 絳仙聽了 心中也覺難過 跨着也哭了一場 這時候天光已交三鼓 絳仙道 賢姐不必悲傷 提起蕭三爺來 還邇知名 不是外人 少時天光一亮 妹子見了家兄 說明一切 只能救護 賢姐放心 暫時命丫環端過香茗 扶持碧雯吃了幾杯 小妹暫時告假 去去就來 遂命丫環朝雲 好生侍候蕭小姐 朝雲答應一聲 遂到樓下去沏香茶去了 絳仙分付已畢 卽時出了深閨 直往大胞兄小火龍袁弼住宅去了 常言道 南斗造生北斗造死 碧雯應當絕命如此 作者也是攔不住她 絳仙朝雲主僕剛然去後 樓上只剩下碧雯與兩個 十二三的小丫頭香兒翠兒 站在門前打聽兒 碧雯纏紮二臂 坐在那裏 只見案上一盞孤燈 燭花多長 光線銳成 照的滿樓上 死氣沉沉 又想方才被擒之先 明明聽得衆賊傳命 俱怕赤城子 要將韓公子處死 此時又殺了他們一個賊頭 看起來韓公子爲了自己大約着凶多吉少 他如死在這裏 吾豈獨生呢 雖有親仇未報 幸有哥哥蕭靜 與

伯父万俟元豹 足可以爲父母雪恨 現在自己就一心一意的 與韓公子償命罷 雖承這位
袁絳仙小姐 大義相救 無奈韓公子被害 自己豈可忍心不管 碧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
猛聽樓梯亂响 湘簾一起 山外面進來三個女人 頭一個年約十八九歲 散披着烏雲 身
穿重孝 粉面上淚道縱橫 雙目紅腫 滿臉怒容 後面跟着兩名三十多歲的 兩個僕婦
只見那少婦來到樓中 先向四面看了看 就問香兒翠兒道 你們姑娘那裏去了 小丫頭回
道 方才出去奴婢們不知 五奶奶有事待吾等去請罷 那少婦惡很很的道 不用 遂卽來
到碧雯面前喝遣 你這個小賤人 就是害殺吾丈夫的正凶嗎 碧雯見她來勢兇兇 必是袁
貞之妻無疑了 遂也喝道不錯的 正是你家姑娘辦的 賤婢爲誰 胆敢在此胡言亂道 那少
婦冷笑了兩聲道 好好好 殺人者償命吾也無暇與你鬥口 遂將粉臉兒一沉 回頭向跟來
的僕婦喝道 還不動手等待何時 那兩名惡婦答應一聲 由袖中抖出一幅白綾子來 劍將
上來套在了碧雯的粉頸之上 此時碧雯纏縛二臂 冷然之間總有天大的本事 也來不及了
香兒翠兒見了大驚 跑將過來 扯住了焦氏的袖子 跪在樓板上哭道 五奶奶千萬手下
留情 吾們小姐不在家 你老人家弄死她 奴婢們担架不起 稍候片時 候奴婢們將吾們
小姐請回來 你老人家再動手不遲 焦氏并不回答 一脚一個 將兩個小丫頭踢開 就過來
幫着僕婦動手 香兒翠兒戰戰兢兢的 爬了起來再看時 只見碧雯此時已竟 面皮紫漲雙

睛奴出匪外 舌頭伸出二寸有餘 雙足亂蹬樓板 香兒翠兒只嚇得嗷的狂叫 哭哭啼啼跑了出去 來到樓門一個慌神不小心 早由樓梯上滾了下去 到了下面也顧不及渾身疼痛 爬起來一步一跌的 直往東樓而來 絳仙正在兄長房中 將碧雲的來歷說了一番 袁弼聽了大驚道 這可了不得了 原來她就是神刀鎮西方 安良俠蕭三爺之女 悔不早說 賢妹快到西樓將她放開好好的款待 待明日愚兄再去謝罪 絳仙剛要告辭回去猛聽得香兒翠兒在外面喊的聲音都岔了 絳仙就知不好 遂即三步兩腳走了出來問道 你兩個怎麼了 這樣的大驚小怪 香翠齊道 姑娘姑娘啊 可了不得了 她她在那那那裡 弄弄弄人呢 絳仙見丫環神色嚇變 報事不明 知是出了大亂子了 也不再問 趕緊的邁步如飛 跑上自己的樓上 進門看時就見朝雲橫臥在門坎內 茶碗也率了 茶水撒了一地 先不及扶侍朝雲 竄了進來一看碧雲 呀 不但死去 咽喉還被利刃害斷 胸前地下淌了一堆鮮血 只見她面色紫脹 如同豬肝 雙睛奴出 舌頭下垂多長 項上搭拉着 一幅白綾子 坐在那裏 早已死去 明明是被人先用白綾絞死 然後用刀割斷咽喉 絳仙只嚇的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 此時朝雲也還醒過來 哇的一聲哭道 姑娘啊 吓死奴婢了 絳仙忙問道 到是怎麼回事 是誰將蕭姑娘勒死了呢 朝雲道不是姑娘方才命奴婢 與蕭小姐湖茶去嗎 到了廚下偏遇上 這些厨子麻煩 問了這樣又問那樣 既至奴婢將茶湖好端來 剛到樓下

就見五奶奶領着董媽韓媽 三個人由樓上下來 奴婢向她說了一句話 她們也未回答就去了 既至奴婢上了樓梯招呼香妹翠妹 也不見答言 奴婢就有些心中駭怕 剛一進門 狂見蕭小姐被人害死 只嚇的奴婢死「過去 看起來這明明是五奶奶作的事無疑了 絳仙只氣的銀牙亂錯 金蓮連蹊樓板 罵道好很的惡婦 你自知爲夫報仇 難道你就不管閨家的性命了嗎 好好好吾袁絳仙若不將你兄妹 剝爲肉糜 吾此後誓不爲人 遂命朝雲去請四位莊主 急速前來 朝雲答應一聲下了樓梯 走了不遠即遇見香翠二人 三個丫環一齊來到東樓 見了各位莊主報告明白 袁氏兄弟聞聽 也嚇「個亡魂皆冒 急急的來到妹妹樓上 看見碧雲 仍然繩紮二臂 坐在那裏 慘死過去 其狀甚爲可慘可憐 袁弼問過絳仙才知道是五弟婦所爲 四兄弟不由的咬牙憤說道 五弟雖死當時彼此仇敵 當然出於自衛 彼死我死各憑武藝優劣而定 五弟婦爲夫報仇固所當然 不該下這樣毒手 況且白日間她又入珍樓吃飯 又與那位滄浪派主 紅眉劍叟方侯元豹相遇 他老人家又與蕭三爺交情莫逆 她到這裏來救韓成文 紅眉叟未必不知 如果天光一亮 紅眉叟見如不出咱府 他老人家豈能與咱們善罷干休 到那時只有甘心受死 別無辦法 別說人家武士劍術 咱們比不了 就連人家一棵毫毛也敵不了 三袁聽大莊主如此一說 也嚇的個個神色大變 絳仙道此事尙有一線卸罪逃生之機 但是至少也需三天 方可來的及 最好明日紅眉叟不來

兄長可先將五嫂綁上 如若正教師不服 亦可一起連他也綁上 先將他等圍在一處 暫時不必殺他 留他的活口 以固該姑娘的魂魄 待妹子借遁光 去到東海度湖山 去請恩師 天下鬼母前來 設法將蕭姑娘救活 也未可知 除此之外 別無辦法 袁氏弟兄齊道 好好就照賢妹之計去辦 賢妹只管放心前往 既便紅眉叟明日能來 冤有頭債有主 愚兄即將焦氏獻出 一命抵一命 大料他老人家一代的劍仙 也不能過於苛求過份了 絳仙曰 道不可不可 如要焦氏一死 蕭姑娘的冤仇已雪 蕭姑娘的真靈即時散了 那時恩師總有回天之法 也無可救治了 袁弼疑道 這是何說呢 絳仙道 妹子嘗在師側 聽之已熟 世界之上 凡舉有情之物 軀殼中都有真靈所棲 方可存活 最次之牲畜動物 只得二魂 上次之牲畜動物 只得二魂五魄 惟獨人類特具三魂七魄 所謂三魂者 即遊魂靈魂真魂等是也 遊魂居於全身 靈魂居於心臟 真魂居於腦海 所謂七魄者 即臭 堯 聲 色 觸 知 味 等是也 七魄分居於雙眼 雙耳 鼻孔 口中 七竅之府 七魄者乃外府之信 遊魂者乃閑散遊動之信 靈魂者乃轉樞交際之信 真魂者乃一身之元首性命之根蒂 爲君首之信 上智之人 魂魄皆全 中智之人 或缺一二魄 下智之人 或缺四五魄 至愚之人 僅具三魂而已矣 譬如人體不暢 或乏或滯 乃遊魂外遊之故耳 少時則身體蘇適 遊魂又歸之故也 人有善惡過失功德 則天曹或冥府或請或拘 按各人所爲善惡福淫 分別天曹地府 對簿之時 卽靈

魂出體 或爲夢寐 或逢疾病 乃靈魂不在體中故也 幼兒失魂則游魂居多 壯年失魂則靈魂居多 人或自幼或壯年 忽然而痴 則靈魂因大善或大過 乃被天曹留而爲神 或地府拘而待罪之故 人或因夢寐而亡 或因疾病身故 卽真魂離體而去之故也 因善者直送到輪迴殿 往生福地富貴之家 因惡者遍歷阿鼻諸苦而後 亦送至輪迴殿 往生凶方受盡鱗寡孤獨之苦 曷甚者則以其過惡爲轉移 按應得之罪往生諸六道 其靈魂卽永在天曹或地府爲神爲鬼各依其人之善惡而定 如關壯繆 岳武穆永在天曹爲神 如秦董操莽諸輩 卽永在地府受罪 永劫不得超生 至遊魂者俟人身身故後真靈首去 遊魂不赴冥曹 卽爲亡者守屍 三年屍腐之後 有子孫者三週間 將亡靈供之家祠 俾遊魂得有所歸 享受子孫香烟祭祀賴祭品牲肉之血氣 以存活可至數百年不散 也可爲子孫造福遠禍 遇有福禍或示兆於夢寐 皆遊魂之職責也 如無子孫 或子孫赤貧無力祭祀者 遊魂守屍職畢 每屆年節中元 遊魂歸來 見子孫膜不關心 無紙可焚者 遊魂鬱鬱而悲 點首皓吁者再 方十步九回首徐徐而去 無嗣之遊魂 最爲可憐 三週之後 或憑草木現形 或賴石物爲妖 以詐酒食 世人所遇者非鬼乃遊魂也 或遇罡風 吹着卽散 或遇夜遊土穀諸神 貶化爲漸則永無形影矣 惟含冤被害之鬼 最爲堅固 因於被難時 三魂凝結爲一 其魄力不減生人 甚至陽光之下 卽可現形 遂時時跟隨害己者之左右 如害人者狡狴脫漏國法 冤

魂日侍其側 卯酉時以陰風相吹 以磨洗害人者陽光 陽光一滅卽爲冤魂所乘而死 故此請兄長千萬不可 將五嫂致死 使她生存 以堅蕭姑娘之魂 小妹回時 定有辦法 袁氏兄弟方才明白遂道 賢妹放心前去 愚兄等只能如命辦理 絳仙點頭命朝雲 取過一塊紅綾 先將碧雲面部罩好 綁繩亦不必解 諸事候我回頭再說 此時大已五鼓 絳仙辭了諸兄 收拾衣裝兵刃 借遁光直往東海而去

第三回

邂逅結同心絳仙東海朝鬼母 守約先破陣峨媚不勝衆魔頭

詩曰

送皂祈司命 塗門醉以糟 丁盤糝不腆 癸石飲偏豪 費我三巡餞 煩

君一字褒 濁清同饜飮 舖齧漫牢騷 風馬行姑住 豬魚惠共叨 歡應

銘地主 儀恐誤天曹 利市遲歸夕 團圓拜此遭 燈光虛耗照水 相對

飲醪醕 右詩醉司令 京都祭皂用

慈雲妃子袁絳仙 辭了諸兄借遁光 直奔東海而來 天至日沒 早已飛過數萬途程 前面已望見東洋大海 絳仙不敢大意 暫時收了遁法 抬頭觀看這片海水 漫無邊際波浪滔天 聲如牛吼 令人觀之 毛髮倒豎 怎見得

洋洋光侵月 浩浩影浮天 靈魄吞山嶽 長流納百川 千層凶浪滾 萬疊峻波顛 岸

口無漁火 沙頭少驅眠 茫茫渾無際 一望更無邊

絳仙休息一刻 在方皓魄升起 照射的海水蕩漾 金蛇亂竄 午夜的海濱 分外的可觀
絳仙因有急事在身 也無心貪看水景 找好了方向 重又借遁光 飛起空中直往東北而去
頓飯之時已過了東洋大海 就是鐵圍山 東方八佛的勝境 事在緊急不便降落參拜 只
得在空中遙爲點首 通誠致敬 過了鐵圍山 又飛過了三千弱水 就是蓬壺 又飛過蓬壺
仙闕 才到了度朔仙山 遠遠的就看見了 星石洞外 蟠居三千里的大桃樹 高聳聳直薄
青冥 絳仙又遙向在北隅飛來 天至丑正 己至星石洞不遠 方才收了遁光 降落在淡魔
崖前 絳仙自幼在此山隨同 恩師學道 雖然二年之久 來到仙山 但見那一切仙景仍如
舊日

但只見 山頂嵯峨壓斗柄 樹梢彷彿接雲霄 青烟堆裏 時聞谷口猿啼 亂翠陰中
每聽松間鶴哭 峭風山魅立溪邊 戲弄仙猿 成精的狐狸坐崖畔 驚張惡虎 八面崔
嵬 四圍險峻 古怪喬松盤翠嶺 搓呀老樹掛藤蘿 綠水清流 陣陣異香忻馥都 巔
峰彩色 飄飄隱現白雲飛 時見妙菴來往 每聞仙禽聲鳴 吉獸成羣穿荆棘 往來跳
躍 蒼猿出入盤溪澗 摘菓攀桃 竚立崖前一望 並無人走往來 深凹俱是採藥仙
童 不是凡塵行樂地 實過仙家第一峯

絳仙看玩山景 不由的喟然長吁 仙景如昨 勝地如舊 可惜自己無福 不能常侍師前奉

命回藉日與一般凶人爲伍 好不可惜 一俟此事辦完 救得蕭姑娘 免了居家大難之後

勿論如何也要再到星石洞 日與恩師參功煉道 誓不再蒞紅塵了 自己心中正在盤算着

早過了淡魔崖 只見鬼母手下 九部鬼王率領 三十六般鬼卒 劫住去路 那九部鬼王乃

是 矩口鬼王管領 護身餓鬼 針口餓鬼 食吐鬼 食糞鬼 鉞口鬼王管領 無食鬼 食

氣鬼 食法鬼 食水鬼 臭口鬼王管領 希望鬼 食睡鬼 食髮鬼 食血鬼 錢毛鬼王管

領 食肉鬼 食香鬼 疾行鬼 伺便鬼 臭毛鬼王管領 地下鬼 神通鬼 熾燃鬼 伺嬰

鬼 癭毛鬼王管領 欲色鬼 住海堵鬼 使執杖鬼 食小兒鬼 希祠鬼王管領 食人精氣

鬼 羅刹鬼 火爐燒食鬼 住不淨巷陌鬼 希棄鬼王管領 食風鬼 食火炭鬼 食毒鬼

曠野鬼 大勢鬼王管領 住塚間食熱灰土鬼 樹中住鬼 住四交道鬼 殺身餓鬼等九王

三十六部鬼衆是也 第一位炬口鬼王但見

頭挽雙髻 體貌無量 宅袍麻履 凶惡非常 嘴如鷹鷂 眼冒金光 葫蘆背上 劍佩

身旁 行走帶火 烈焰碧光 飛騰萬里 時至冥疆 名爲炬口 封贈鬼王第二位鉞口

鬼王但見

頂上金冠飄烈火 黃金鑊掛老龍鱗 大紅袖上綉團花 絲蠻寶帶不離面 腰下常掛三尺鋒

打鬼銀錘如瓜菓 寶山跳過急如飛 衆鬼見之無可躲 自從官封鉞鬼王 隨侍鬼母參道果

第三位臭口鬼王但見

雙抓鬚雲分鬢夕 獸皮裙緊束絲絳
面如青泥挺軀彪 腹隱許多玄妙
星石洞鬼母門
下十功劫成赴蟠桃 棄雲跨霧到青霄
度湖山修仙養道

第四住振毛鬼王但見

髮似硃砂面如瓜 金睛凸暴冒紅霞
口中時吐頑蛇信 上下叢生利刀牙
烈火燭中雲
光長 金花冠插紫英花 腰束絲絳太極扣
太阿寶劍手中拿 星石洞中標名姓 振毛

鬼王第一家

第五位臭毛鬼王但見

東髮金冠火焰生 虎皮披肩長青雲
烏緞直裰團龍現 腰繫山中猛獸裙
紫綬仙衣爲
內襯 暗掛稀奇水火鋒 金字旛上書名姓
臭毛鬼王居洞中

第六位瘦毛鬼王但見

烟霞烈火現彪軀 胸藏玄功有道機
面如晚霞雖醜陋 胸藏水火過橋西
吐納正氣遂
口入 手持降魔杵一支 參成大道伏龍虎
瘦毛鬼王世人知

第七位希祠鬼王但見

鬼母門中我最先 五行消術誇妙言
白面之上生殺氣 虎軀之上長烈焰
八極神遊真

玄妙 逍遙自在列仙山 練就純陽乾健體 希祠鬼王世人傳

第八位希棄鬼王但見

金冠高飄百合纓 面如蒼棗眼如鈴 身穿紅袍如烈火 足下麻鞋似水晶 絲縑結就陰
陽扣 寶劍揮動衆鬼驚 位列鬼部名希棄 管領四部萬鬼名

第九位大勢鬼王但見

頭上金冠排魚尾 面如紫草眼光輝 絲縑彩結連環扣 金刀劈開天地髓 烏靴斜登雲
霧生 胸藏秘決多文斐 篆雲鑿上留名姓 大勢鬼王萬鬼稱

慈雲妃子袁絳仙 先在星石洞 與這些鬼王鬼卒 時刻斯混 早已司空見慣 并不恐懼

見他等橫住去路 遂卽高聲叫道 諸位師兄久違了 小妹袁絳仙在此 衆鬼王聞聽 哈哈

大笑道 賢妹恕罪恕罪 愚兄等奉了恩師之命 巡查天下羣鬼 已至鷄鳴 剛回仙山 尙

未入宮覆命 賢妹遠來 可與兄等 同見恩師去罷 絳仙稱謝 衆鬼王圍隨在後 齊進星

石洞 來到帝母宮前 絳仙因爲別師後 第一次回山 尙不敢公然直入 個人閃身立在殿

堦之下 先讓九部鬼王首先入內 回明了一切然後就便稟明絳仙、在外恭候稟見 鬼母點

頭命女童兒 按時化形時惠嬪 出來迎接師姐慈雲妃子袁絳仙 進宮回話 時惠嬪奉命來

倒外面 姐妹久別重逢 好不歡喜 一齊進入帝母宮 只見九曲盤龍飛來椅上 端然坐

這位 天下鬼母訶梨帝天尊

但只見 關地開天道法明 談經論法在玉京 五氣朝天傳妙訣 三花聚頂顯奇功 頂上金光分五彩 足下紅蓮九萬程 八卦仙衣飛紫氣 五佛金冠烈焰生 伏龍降虎神通廣 擒妖縛鬼任縱橫 徒衆三千分左右 三十六部帶鬼兵 天花撒處無窮妙 地湧金蓮長瑞祐 度盡衆鬼成正果 愛護六道屬無聲 對夕幢幡龍蛇影 紛紛仙樂鸞鳳鳴 帝母宮中鬼教主 金童玉女把香焚 靄々沉檀雲霧起 紛々香氣自氤氳 鬼母怒時天地轉 法寶到處海嶽崩 九龍椅上參大道 管轄羣鬼百萬名

鬼母頂上顯出金燈寶炬 瓔珞垂珠 雲羅傘蓋 花貫魚腸 萬寶飛舞 時顯尊嚴 九龍椅下 金蓮朵朵 紫霧紛紛 五百鬼衆 各捧法寶 在座前排班站立 袁絳仙重觀慈顏 悲喜交際 須知道師徒之情 勝過父子 連忙搶步進前 行了叩見之禮 鬼母命如立對 絳仙謝恩起來 侍立座側 遂將自己來意 詳々細々 回稟一番 鬼母聽完 靜默良久 說道 爲師據汝所言 蕭碧雯被焦月娥所害一案 已命冥顯使者 查回報稱 她等互相殺害 乃前世所種之孽緣 焦月娥不便再與蕭碧雯抵償 以免世々冤殺不休 蕭碧雯之真靈 旣以性命償還 焦月娥 蕭之真靈 昨已返還冥府 生無大惡 已由雙王處領了赦牒 直投轉輪殿投生去了 况此時蕭之屍體破碎 內部已腐 無有重生之必要 汝可卽回以禮安葬去罷 袁絳仙聞言

如同當頭上沖下來 一瓢冰水相似 急忙跪在盤龍椅前 哭啼哀告道 蕭姑娘雖然性命常絕 不過是冥府造定 世人豈能知道 她的父母均爲人害 她爲尋覓仇人到此 又遇見她的父執 滄浪派主 紅眉劍叟方俊元豹 設果聞知蕭姑娘 爲吾家所害 所有吾家全力 不值紅眉叟彈指之力 即可化爲齏粉 伏望吾師推念數載師徒之情 施展無量法力 救治蕭姑娘復活 以救弟子閻家之難 說罷匍匐在地 痛哭不已 袁絳仙乃鬼母座前 第一個心愛弟子 今日見她如此爲難 苦々哀告 實在難以過忍 遂即長吁一聲道 冤家習免悲傷 爲師徒情重老身不得不逆天一次了 遂命絳仙站起 坐於盤龍椅側 首遂笑道 冤家你祇知苦逼爲師殊不知蕭姓女子 性命當決於焦月娥手內 她的真靈早已脫殼而去 冥府她生平又無大惡 還怕她的真靈 早到輪迴殿投生去了 爲汝之故不得已 勉力行之 是否成功還在兩可之間 鬼母說罷 遂將銅鑲取出 標了名姓年庚案由 叫過按時化形小弟子時惠靈 命她持鑲速到冥府 拘攝蕭姑娘的全身魂魄 急速回來勿得違誤 惠靈答應一聲接過銅鑲 駕遁光出了當母宮星石洞 直往西南飛去（作者附記）

一鬼母所用的銅鑲 乃閻羅王所造 共有五面 吳天上帝處一面 靈鷲山吾佛處一面 地毘王菩薩處一面 天下鬼母處一面 鑲以赤銅鑿成 長約五寸柄四寸共長九寸 寬約四寸 厚約五分 上刊符籙古篆文字 專爲提取鬼魂及陰陽之間 接授一切重要事項者之用 銅鑲總牌迄今猶在獅

子國王宮中 銅鑲真假都得至獅子國王處校正 世間所傳聞閻羅王者 又云琰魔王 佛經
云昔爲沙毘國王 常與維陀如生王交戰 次以兵力不敵 因立誓願爲地獄主 與臣佐十八
人悉忿懣 同誓曰後當奉助 治此兇獠一切之罪 十八人卽爲十八獄之主 沙毘國王原係
兄妹十人 內有二婦人 男治男鬼事 女治女鬼事 故又云雙王 皆爲閻羅王一惠嬪去有
兩刻工夫 已將碧雯真靈取到 交了銅鑲復命 鬼母驚道 汝去時間甚快 如何得此迅速
呢惠嬪回道 適逢洽巧 因爲蕭姑娘在世無甚過惡 閻羅王又鑑她甘心以死殉友 不憚萬
苦千辛遠尋父仇 雖然性命當絕 除將她真魂投生於本省 富貴之家爲嗣外 其元靈業已
上達天庭 封她爲步虛仙子 永住冥府位列仙班 今奉聖母銅鑲 正遇蕭姑娘真靈 在森
羅殿上候等丹詔 故此急急請來復命 鬼母點頭遂命 將碧雯帶至宮中 絳仙抬頭觀看
呀 並不像殉難時 那樣怪態 只見她

白羅包鳳髻 繡帶扣湘裙 一瓣紅菱裙邊露 更顯得金蓮窄窄 兩灣翠黛拂秋水 越
翠得妙自沉沉 嬌姿嬌娜 那像將死見冥王 嬌羞模樣 分明天孫降下方 桃臉潤紅
羞答答拜謁鬼母 玉貌似銀 嬌怯怯謝過聖廳 漫道佳人多傲倖 只因孝義本無崖
絳仙見碧雯 並不像昇橫死孤魂 直比生前男裝時 還要美麗十倍 明明是 形有質 與
生人無異 豈知她幸得孝義的便宜 魂魄凝結如故 以致於此 絳仙連忙上前伸手相挽

但覺得明明拉住玉手 如同虛無一物 絳仙心中暗疑 不覺粉淚盈盈 奪眶而出 哭道 姐
姐被難妹子五內如裂 本擬將惡嫂 處之極刑 以爲吾姐洩憤 奈因恩師指點前業舊案
妹子方才明白 雖不將惡婦置之死地 歸家後請准諸兄 亦必重重懲治一番 以慰吾姐九
泉之恨 碧雲聞言痛道 賢姐之居心 妹非草木豈不明白 奈因尊嫂前世實爲妹子侍婢
偶以小過 怪妹子一時不明 笞之以杖 伊因此憤 自縊而死 令兄袁貞前生爲一玩跨之
子 偶見妹之顏色 思謀爲窶室 設出種種詭計 亦未達到所願 因愛成恨 誣以匪詞 致
妹情急 無以自明 乃以剪刀自戕而死 三角舊案 昨在森羅 對簿分明 妹雖亡於非命 幸
得冥王轉奏天曹 現將受封爲步雲仙子 撥在碧霄宮掌管人間 貞娃烈婦孝女俠姬 或因
遇難亡軀 或因大義傷命 一切等事 正候丹詔下降 忽見聖母以銅鑠 途中聽得惠嬪仙
姐說明賢姐四妹來此一事 妹實覺感激不盡 但是妹子自遇難後 除了雙親之仇 尚在懷抱外
其如塵世一切等事 妹子反到不甚在意 以妹拙見 人孰不死 幸得尊嫂成全 方能來
此 既已荷天之眷 妹子實不願再蒞人間 區區苦衷 惟望賢姐俯如愚請 實感荷不淺矣
况且妹子默會已知 屍身已竟朽敗 肉都腐潰 妹子雖欲重生 必不可得矣 絳仙聞言大
驚哭道 姐姐總不念妹子一片至誠 然亦應想先伯父之仇未報 韓公子之生命所繫 况且
姐姐不生 倘被江湖中豪傑聞之 勢必與吾家羣起爲仇 他人尙且勿論 祇那位紅眉老烈

仙明明知道姐姐落在吾家，這個消息若被他老人家知之，只消一口清氣吹來，則吾家百口生靈，俱爲齏粉矣。萬望姐姐垂念妹子，一切之苦，務兄於全，說着哭，啼，跪了下去。碧雯長吁一聲，參起繇仙道：賢姐勿得過傷，聖母既將姪妹喚至，當然必有成議。待妹子參謁聖母之後，再聽他老人家的聖意何在。繇仙點頭閃過一旁，碧雯之魂來至九龍椅前，恭恭敬敬，向上大拜了四拜，然後匍匐在地，敬聽鬼母金言。鬼母笑道：姑娘方才與小徒所談，老身早已聽明，卓見之處，實使老身不盛欽佩之至。但是姑娘若不回生，小徒悶家禍不遠矣。百口生靈一旦無辜而亡於姑娘之手，雖非姑娘授意，然亦因姑娘所致。姑娘亡僅兩日，卽明心見性，個中之理想，勿庸老身曉舌。碧雯含淚跪稟道：小女子亦不願多結冤業，但因小女遊魂默會而知，屍體已壞，豈能爲願回生呢？現有煌々天命，小女子焉敢棄職。天怒無常，小女子實覺進退兩難，還請聖母憐而救之。鬼母笑道：這倒不難，天救之事，只用老身銅鑪稟過，汝已爲老身這裏另有委用，至尊或可不究。惟汝屍體既壞，竟可不用老身這裏有冥道檀擊幡，並弟子柳展，用他一人一物，卽成就你一世之名。碧雯聽了，不愜稟道：聖母所命，弟子不明，還請聖母明以教我。弟子實感德非淺。鬼母笑道：這有何難。遂回向惠嬪道：將你師兄喚來，惠嬪應了一聲，如飛的向後宮跑去。少時同進一位粉面朱唇，渾身錦繡的美少年來，來至鬼母坐前，跪倒行禮道：恩師呼喚弟子，有何聖諭。

鬼母笑指碧雯道 就是此人汝可認識 碧雯眯之乃生平所不謀面之人 回道弟子愚昧並不認識 鬼母笑着用殘腕一指 忽見鬼母指端飛出一縷金光 直奔那少年而來 只見金光到處 化成一片彩霞 再看地下跪的那位美男子 忽然不見 變出一棵粗可合抱的大柳樹 枝葉扶蘇 青叢可愛 堆在那裏迎風飛舞 怡然自得 鬼母笑對碧雯道 姑娘汝可看見 碧雯驚道弟不知 鬼母道伊乃當年 禪提比丘用柳枝咒龍的柳枝 因為經過佛法 有功於幽冥 名曰鬼怖木 同此功受了天地之保護 日月之華魄 得成正果 又經老身點化 方爲人形 卽拜在老身門下 作爲弟子 卽指柳爲性單字名辰 人稱他爲怵木咒龍幻靈子 以誌不忘其本也 說罷大喝幻靈子速返本源 猛見座前柳樹 枝葉燦動一片彩霞飛上 再看仍然是剛才那位少年 照樣跪在原處 碧雯道聖母這是何意 鬼母道卽仗他之靈氣 冥道擅擎幡之功用 不用屍體 送姑娘還陽 你看如何 碧雯絳仙聞言 齊跪倒香軀同聲答道 吾師妙法無邊 鬼母遂將擅擎幡賜與 怵木咒龍幻靈子柳辰 命他卽刻施行 柳辰答應一聲 立起身來 遂命碧雯真靈 站將起來 讓她如同前日被難時同樣坐法 面向東南巽方 以取生氣 坐於鹿角椅上 碧雯不知怎樣施爲 只得如命坐好 柳辰令她雙目向前平視 不准閃閉 柳辰按定了罡斗步位 站定中央 高舉擅擎幡 將頭搖了三搖 滿身飛出了金霞紫氣 再看柳辰時

面如博粉 三首六臂 二目中火光焰々見金龍 兩耳內朶々金蓮生瑞彩 足踏金蓮
靄々祥雲千萬道 頭頂綠柳 條條碧光徹青霄 檀拏寶幡擎左手 長毫光燦々 楊柳
妙枝插寶瓶 有瑞氣騰騰 正是鬼木真法象 方顯妙法無量

衆弟子一個個 拍手贊妙 這正是柳巖前生 有功子佛門 得了禪提比丘的秘傳的 八九
立工 只聽的怵木咒龍幻靈子柳巖 向着碧雯恍動冥道檀拏幡口中念道

混沌正體合先天 萬里冥京得道還 漂渺無人傳大法 吾今爲汝施秘傳 身雖火鍊非
凡火 心爲乾定不是乾 變化無窮還玉體 須皈三寶免逃禪

柳巖道罷偈語 用手中檀拏幡 對着碧雯坐處一指 寶幡忽然飛出一道烈火 直奔碧雯而
來 只嚇得碧雯 胆戰心驚 以爲烈火到時 立時就得焦頭爛額 豈知火光飛來 不但無
關 返連執氣都不覺得 怎見得好火

此火非同凡體 陰陽會合成功 本體獨占離地 渾同九轉旋風 鍊成佛家火焰 內藏
數條神龍 口內噴烟吐焰 爪牙動處緋紅 苦海煮干到底 逢山燒得石空 遇木卽成
灰燼 逢金化爲長虹 燧人初出定位 木裏生來無踪 幡中雷火希奇寶 三昧金光透
九重 在天爲日稱明帝 在地生烟皆大同 在人五臟爲心主 火內玄功大不同 今日
築煉貞魂體 援助真靈功用宏 柳巖法身 口誦離明靈文 手指真武訣 恍動檀拏幡

祭煉碧雲真靈 約有頓飯之久 忽見碧雲粉面緋紅 香汗淫々 峨眉緊皺 秀目瞪圓 鬼
母點頭笑道 可矣可矣 只見柳巖雙足一頓 傾刻烟消火滅 收了法身 復將冥道檀拏旛
奉還鬼母 碧雲站起身來 長笑一聲來至鬼母面前謝道 弟子偶因前生魔難 致被焦氏索
命 聖母仁如春雨 恩同再造 真可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 使弟子殺身難報矣 鬼母說姑娘
不要客氣 玉體後元何妨暫時歇息 碧雲拜罷又向柳巖拜謝相救之德 衆門人及諸鬼王
一齊過來與碧雲賀喜 絳仙只樂的拍手稱妙 歡喜不已 碧雲復又向鬼母座前跪倒 請
求鬼母收歸門下 鬼母道姑娘此舉 老身雖然樂從 但是姑娘的貴造 細加推算實與老身
無緣 萬難逆天行事 老身打算替姑娘 覓一位大神通者 由老身專函特荐 請她收姑娘
爲高足弟子 較老身必勝強百倍 此位乃是岷山 天女廟的住持 因空師太 江湖上人稱爲
七指龍母 不但劍術高強 而且道法無邊 她那裏已有記名女弟子二人 卽是畢鉢大師羅紫
煙 焙雲仙子熊曼娘 人稱爲岷山雙俠 但老身雖無緣收姑娘爲弟子 好在老身忝掌鬼教
傳給你移形換像之大法 汝可跪受靈文 碧雲大喜 跪在座前敬領靈咒 諸事完畢 碧雲
絳仙 歡喜非常 碧雲此時痛癢已知 精神大振 氣爽神清較比前生猶甚 一團高興又隨
諸門人 遍遊帝母宮全景 乃度湖山星石洞 瑛魔崖各處名勝 這才同絳仙與鬼母及衆門
人告辭 鬼母又傳給碧雲身劍合一的秘法 碧雲絳仙二人方要駕遁光飛起 鬼母連忙叫住

道 汝姐妹若借遁光回去 未免過慢 須一日夜間 方得到家 待老身送汝等一帆風 不過兩刻工夫 即可到矣 遂命她姐妹 併肩站好 鬼母口中念念有詞 喝聲起去她姐妹足下 魔魔生雲 徐々起已空中 直往西南飛去 果然時間不大 早已望見蜀山 俯瞰下視 歷歷如在目前 少時紅雲漸淡 徐徐降幕 已然到了袁家莊 東莊門外 衆莊丁自絳仙走後 個個盼望姑娘早日回來 怕的是紅眉劍叟方侯元豹 前來問罪 則大家均不得活命了 幸而老人家來到 姑娘已回 衆家丁一齊迎了上來 忽見絳仙背後 又隨着一位花容月貌的妙齡少女 冷眼觀之 真與蕭姑娘無異 仔細觀瞧面龐雖像 衣裳又覺不似 大家鬼鬼祟祟 交頭結耳 二女心中暗笑 進了莊門走不多遠 只見袁氏四龍 率領家丁多人 已經迎接上來 見了碧雯好好的 隨在妹々背後 毫無傷損 未免吃了一驚 絳仙笑道 諸位兄長休得驚疑 候到裡面 再爲詳談 四龍點頭 蜂擁着來到內宅 上了東樓 四龍不等坐好 卽問絳仙究竟 絳仙方才將此次 經過之事 一一詳細說明 四龍夫妻才如夢方醒 絳仙遂請兄長預備上好的壽木 將碧雯的屍身香湯沐浴 絳仙將自己的衣裙 檢心愛的取出許多 與碧雯屍體穿好 棺殮已畢 恐怕碧雯忌會 不便哭臨 只撰吉日安葬於吉壤 仍然立壇享祭 一面將焦氏兄妹 解縛放出 碧雯恐結將來之怨 故用好言安慰一回 焦氏兄妹亦自知理曲 各自道歉 韓公子早經袁氏弟兄 說求曇花仙子陰樹棠 放了回去

韓成文自己感謝 並不曉得碧雲爲他 受了一場殺身大禍 只得辭謝回家去了 碧雲又在袁府住了數日 就告辭去到岷山投師 袁絳仙執意親身 送至岷山才回（後來許多熱鬧節目 不與本部相關 勿庸多叙 欲知詳細 須參看蜀山大劍俠便知）當時十九妹見蠶盅師姑韓如雪 恐怕自己落寶花蘭 爲十九妹顛倒萬象傘打破 頓時雙手搓放 三昧神火雷 震動陣中埋伏的魔火金光 打了過來 好不利害 英瓊輕雲若蘭三人 忙將紫郢青索 紅蓼三劍撤回 護住自己本身 以防魔火金光 那些惡鬼冤魂 失去了劍光的震攝 頓時活躍起來 成千累萬的 哭々陶々張牙舞爪 齊向敵人撲來索命 十九妹喝道 幻靈道友 休得逞能 看我來擒你 說着一恍頭腦 頓時用當年鬼母所傳的 移形換象大法 現出法身 赫揚々兩丈多高的 一位吊客神 不但峨嵋三弟子 見了以爲未經 就是那位久在魔教中的門下 韓如雪見了 這位步虛仙子蕭碧雲十九妹 這尊法身 也是莫明其妙 實在斷不出她是妖是怪 抑神抑鬼 世界之上雖然宗派不同 究竟都是岐途歸元 萬法朝宗 表面雖異 所修唯一 那有光天化日之下 突然出客神下界 況且十九妹 乃岷山三劍之一 聲振遐邇 四海知名 百餘年來得道的高人 勿論她道法怎樣高妙 也無有以身化鬼之理 韓如雪她那裏知道 十九妹內中的原委 若不是作者特爲注明 蕭碧雲的一身歷史 就是閱者諸君 還以爲作者惱筋太舊 攻乎異端矣 閑話慢表 且說那些被大魔白素素 施展魔法逼迫的 蠶塚幽魂橫亡惡鬼 借着姪婦蔞草血光之力 一個個跳躍號啕 如同瘋魔

了一般 撲了過來 猛見十九妹的化身出現 兩眼金光閃閃 鮮血亂滴 長舌伸縮 鋼爪左右亂撲 撞在手上立時就變爲幾團 黑烟四散 頓時悶嚇得那些 怨鬼孤魂 哭々啼々 滿陣裏 亂躲亂避 立刻的秩序大亂 那些最利害的魔火金光 打到十九妹法身之上 卽時消滅無存 十九妹單手輪開寶傘 一陣金光紫霧 與魔火金光相激蕩 卽如何下了一天 的黑霧相仿 伸手不見五指 對面難辨面目 只有萬象傘與三道劍光 分外的顯出光明耀眼 蚕蠶師姑韓如雪 一見大驚變色 好妖尼實在利害無比 真是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遂將背後蠶毒幡徹下 連展三展 頓時飛出一片碧微微的青光 々々中裏着千百萬的銀尾 聲同鳴鏑亂舞空中 直向敵人飛去 好利害萬象傘的光輝 竟失效用 十九妹法身早被這東西釘了兩咀 十九妹卽覺週身麻痛火熱 知是中了苗人的蠶毒 忙喊英瓊三姐妹道 妖人毒蠶利害 我等速退 汝三人各將劍光護體 當先退出 由貧尼在後爲殿 再要執迷逗遛 必要同歸於盡 峨嵋三女正見十九妹 現出法身 撲滅羣鬼 掃蕩魔火金光的熱鬧 頓時鬼聲寂寞 滿陣漆黑 妖陣將破在頃刻間 不圖發現一片青光 光中托定無量數的銀點 英々亂响聲如牛吼 正在不知是何妖法之時 卽聞得十九妹喊叫速退 三女情知利害 蕭師叔都怕這樣 自己更不行了 遂也不便再看 各駕劍光首先飛出 隨後十九妹卽忙收了法身 仗着寶傘之力 也就跟了出來 到外面 三女但見十九妹耳面緋紅 身體亂恍 遂卽問道 師叔你老人家 這星怎麼樣了 十九妹連々搖頭道 利害呀利害

皆因眼看妖陣可破，不料那妖婦竟將毒蟲放將出來。貧尼身上似覺受了幾處重傷，雖無大碍，但是還得元江金門中七芒百草換骨丹不可。現在貧尼身上冷熱難堪，汝等可將貧尼送回太和宮，恐怕少時毒性發展，就不好辦了。三女聞言大驚，齊道師叔乃半仙之體，豈能懼此毒虫？十九妹搖頭道：汝等那裏知道此物的利害？她所煉的毒虫，與當年綠袍老祖的毒蟲并非一樣。綠袍所煉毒蟲，專以符咒妖花喂養而成；幻靈派所煉之毒蟲，乃是採用苗疆爛桃山三百零九株桃蕊喂養，吸收千年桃花瘴毒而成，兼以本人的舌血祭煉，其毒最烈，利害無比。三女驚道：師叔既然知曉如此的利害，何不早日設法破牠呢？十九妹嘆了一聲道：破之一法談何容易呢？貧尼向在峨山時，深知苗疆異派有此毒物，但不知牠爲何人祭煉的，因爲她乃苗疆幻靈派主魯殿光魯靈的門人弟子，貧尼深知魯教主乃是一代的宗主，行爲極正，豈能令門中弟子煉此毒虫？今日稍一量大，卽受此巨創，貧尼實在莫明其妙。三女吃驚道：照師叔等說來，就可任她橫行，便無人可破了。十九妹冷笑道：那也不能這樣說，須知世有一物，便另有一物相克。斯天地循環之正理，何得便云無物可破呢？但是欲找破此毒虫之人，可得費些手脚。此事非求貧尼恩師不可。三女道師叔的令師不是？指龍母因空師太嗎？那就容易了。十九妹嘆道：汝等好難纏，不是貧尼恩師能破，因爲貧尼恩師有一好友，卽是管理天下九王三十六部五百鬼子母的，那位聖人，鬼母訶梨帝，因爲她老人家手中有能通幽冥六道的銅鑰，借此銅鑰之

力可到幽冥地府 阿鼻獄中鐵虫地獄 借來鐵虫 那鐵虫乃是開闢地府時 雙王會合三教聖人所留 專爲懲治 惡魂暴鬼而設 此虫專能找人之鼻孔 由鼻孔入從足下出 從口中入由脚下出 若得鐵虫借到 則韓如雪的毒盞 即可頃刻消滅 如無此虫 雖罄天下八大派的真仙 也是束手無策 三女道如此說來 這些毒物只可橫行了 十九妹道 何以見得呢 三女道師叔明鑒 現在鬼母的三個惡徒 均在這裏 幫同林瑞 與咱們峨嵋人 眼見的作了仇敵 鬼母如何能爲咱們 去到地府借鐵虫 破 她的弟子同黨的毒蠱呢 十九妹道 汝等那知個中的舊理呢 貧尼百年前 曾在鬼母宮中 蒙她老人家 換形授法 現在的恩師因空師太 都是她老人家特荐 她三個弟子在此妄爲 未必出於鬼母本意 她老人家乃當代的聖母 豈能逆天而行 這裏必有原因 好能現在吾實在的 支持不的了 汝等可將貧尼 送回太和宮 等候二位教主到來 如果仍無妙法可破 那時貧尼只用一炷信香 請來鬼母的長門大弟子 慈雲妃子袁絳仙前來 必能從中設法 三女見十九妹說話時牙齒亂抖 只可參扶着他 慢々の回到太和宮 且說担負破東門的 顛仙鄭燮 率領着戴湘英余英男 朱文等與大家 分手之後 直奔正東震地而來剛離陣門不遠 猛聽的一聲霹靂响處 陣門忽然不見一陣青烟飛起 由裏面飛出 一位不僧不道的怪人來 後面擁護一部嘍兵 個個都是青頭山青號衣 但見這怪人

髮似硃砂面帶綠 獠牙上下金睛碧 道袍青色貌猙獰 足下藤鞋出雲衢 手提寶劍電

光生 胸藏妙訣鬼神泣 八風局上顯威名 長生祖師世人懼
後面圍隨這隊兵丁 懷中抱着各樣利器 但見得

青龍旗展震宮旋 短戟長矛次第先

位按東方飛龍虎 敵人一見胆自寒

那怪人用手手中劍一指喝道 峨嵋道友 少往前進 祈將名姓留下 再來打陣不遲 顛仙與

三弟子 通了姓名并問道 道友爲誰亦祈通報 也好陣中相見 那怪人笑道 某乃雲南八

風島 長生教主愛醒師是也 說罷一擺手中劍 全部嘜兵 重又捲入陣內 顛仙不敢大意

遂將至寶靈光馱放起 湘英英男放起離明劍 朱文手持天遁鏡 四人一齊飛進陣中 愛

醒師見敵人進陣 遂卽用手一指 一道光華飛起空中 轟隆一聲雷响 震動馱羅劍 在空中

中磨了幾磨 直向顛仙頭上剝來 顛仙也將靈光馱飛起 抵住妖劍 又一抖手 一道白光

中 托定珂雪貝 如同箭一般快 直奔愛醒師打來 愛主師也將垢結果放出 抵住顛仙珂

雪貝 兩寶飛到一處 一青一白頓時大門起來 愛醒師見顛仙利害 遂卽展動魔火金光幡

卽刻天地昏暗滿陣中魔火金光 如同雨點一般打來 朱文恐怕鄭師叔吃虧 忙用天遁鏡

照住魔火金光 余英男不管三七 二十一 提足一丹田氣了 催動離明劍 直取愛醒師

顛仙等在旁也將各樣法寶相助 愛主師一手恍動妖幡 一手放出數道劍光 以抵敵人飛劍

殺了個難解難分 約有數刻工夫 愛醒師暗道 吾何必在此與他等苦戰 何不如此作法

呢。遂將妖幡一領回頭就走。余英男初出的憤兒不怕虎，以爲愛主師不敵敗走，不管好歹，飛步就追。陣中雖有那些黑鬼冤魂，不過徒助妖人之威，虛張聲勢而已。怎當得英男的離明劍，光華飛躍，嚇的牠等只在遠處的嚎啕叫器，不敢攙來。英男見此光景，更得了理了。一邊追着一邊喊喝，妖人看你往那裏逃走。朱文也再後面，執着天遁鏡，與英男開路。任憑顛仙叫破喉嚨，她兩個那裏肯聽。一味的攪起，正起的高性之際，忽然在烟霧中，不見了愛醒師，閃出一位十八九歲的，妙齡少女攔住去路。嬌叱一聲道：娥媚餘孽慢來。現有行燕金嫁苗紅叶在此，久候多時了。英男剛要問話，只見苗紅叶一抬左臂，霹靂一聲响處，飛出一道金光，光中托定一棵三尺多長的金光尺，如同牛吼一般，直奔余英男打來。英男叫聲不好，剛要閃躲，背上早中了一尺，只聽英男哎呀了一聲慘呼，翻身跌入臧滿之中。說時遲那時快，二魔晃盪黎佛宛紅塵，早在空中看見敵人，已被苗紅叶一金光尺打入臧滿之中，更不待慢，一撒手就是一把迷魂砂，當頭打了下來。朱文雖退得快，身上也中了幾點妖砂，喊聲不好也，不及顛仙湘英了。執着天遁鏡，首先飛出陣外。顛仙見英男沒在陣中，朱文又受了傷，也就無心戀戰了。剛要替英男收回離明劍時，忽然已被三魔鳩槃瓠荼佛漆雪在空中，用子母窟竅吸寶珠收去。顛仙知道利害，自己無力再救英男，只得帶了湘英，飛出陣中。看朱文時，只見她面色灰敗，英口發喘，口中連說利害。顛仙無法，只好帶了她二人，回到太和宮再說罷。正西方兌地金老羅紫烟，帶領自己三弟子女飛

熊何致 女大鵬雀綺 女飛術向淑芳 師徒四衆施展輕身法 直撲爲澤而來 將離陣門不遠 只聽一聲雷響 由陣門中捲出一片白雲 頓時將陣門掩去 一隊兵丁爲首有一位妙齡道姑 只生得面如桃花初放蕊 眼似秋水不染塵 但見她

面如秋月眼如珠 素白合服綉草蓆 絲絳緊繫飄瑞彩 腹隱玄機藏真如 五行道術人難測 八九工夫鬼神服 只因甘心叛正教 百年大道有如無

後使擁護這隊兵丁 一個個穿白掛素 旗號如雪 但見

旗分兌位虎豹頭 戈戰森森顯白球

硬擊強弓遮戰士 中藏遁甲鬼神愁

那陣中飛出這位道姑 只見她面沉似水 用手中燭魔劍指道 峨眉列凶少要逞強 現有你

家曇花仙子陰樹棠大師在此 久候多時了 貧道因爲屢次 被汝等所窘 每欲尋汝掌教齊

漱溟 報雪前仇 正遇吾家魔王道友 設此仙陣 以爲汝等 羅紫烟你自持峨眉的勢力平

日裏專門講究厭服異派弟子 今日就是你這老妖星的 報應臨頭 命老老冷笑道 飛龍的

潑賤 萬夫的淫婢 殺夫從姦人類不齒的業障 你不自己立志 創成唯一的事業 博得

個千古流芳 你自圖快你一時的懣懣 今日嫁李 明日從張 還觀顏依賴入魔的勢力 甘爲人

家策使 在貧僧的面前 鼓嘴搖舌 好好好吾也不與你鬥口 咱們雙方陣中相見 陰樹棠

見金老老 當面揭她的短處 只氣的柳眉倒豎 秀目睜圓 就把一張粉桃花一般的臉兒氣

的如同白紙相同 一語不發 將焰魔劍向後一擺 帶同兵丁如同風捲殘雲相似 全都退入陣中去了 師徒見陰樹棠氣的這樣嘴臉 不由的心中好笑 金老老遂吩咐三弟子 小心進陣 當時金老老放起 佛母寶德揭喇幢 飛在空中化成一片彩霞 護住了師徒四人身體 這才飛入陣中 陰樹棠被金老老罵了一頓 這口氣險些將肚皮漲破 見她師徒入了汎地 急將雙手一搓 一聲陳雷响處 震動空中馬耳劍 由一化十 十變百 霎時之間 就如同下起劍雨一般 無奈妖劍雖然利害 怎及得佛母至寶揭喇幢 妖劍來勢雖猛 見了寶幢光焰 就相遇見克星相似 只在空中與四面遠遠的飛舞 不敢落下 樹棠見馬耳劍不成功 心中大怒由背後拉出魔火金光旛 咬牙切齒的舞動 好利害只見火光之中裹了無數的 缺肩少臂 斷頭則足的惡鬼 哭々噉々滅々陶々 蜂擁一般攻了上來 三弟子自出世以來 從未見過這些個黑物 她等那知這是魔法中的幻術 不由的嚇得三女膽戰心搖 金老老低聲道 汝等不要恐俱 這裏多數是蔞草爲魔法幻化的 快用劍光掃滅 便可無事 三弟子大喜 馬上何致放起羯磨劍 雀綺放起阿闍劍 向淑芳祭起燕尾鋒 霎時間黃紅紫 三道劍光 結成一處 如同一道彩虹相彷彿 直奔火光中 那些惡鬼而去 這三口寶刃連同金老老的拘盧劍 均是岷山白犀潭內 水府地闕那位女仙韓姑韓仙子所贈 乃先天之秘寶 佛門煉魔之利器 別說是假鬼受不了 就是那些真鬼也難討公道 展眼之間真鬼遠遠逃避 假鬼都被這三道劍光 掃滅肅清 金老老師徒好不歡喜 陰樹棠見不是頭 口可加緊展動那

道妖魔 一些魔火金火走動 確也利害 捲起那些姪婦禪榻垢灰 滿陣飛揚不但魔火金光
攻擊甚厲 就是這一股子連袂帶吳的惡味 也使人忍受不了 工夫一長 就覺得頭如斧
劈 心中嘔々亂跳 師徒四 各將眼光 護住身形雖然一時不至受傷 惟因嗅惡之氣難聞
不覺就神經錯亂 滿陣之中黑漆如墨 神志一昏即不辨 東西南北了 陰樹棠見她師徒
如此 心中暗暗歡喜 故意的往中央引動 何致三弟子 明知今日難以出陣 即不管好歹
惡恨恨的進了過來 陰樹棠大喜 展動妖幡 故作驚慌之狀 往前飛逃 黑暗之中已到
在陰溝附近 三弟子再看陰樹棠 已覓不見 只見對面又閃出一個 美貌絕倫的道姑來
攔住去路 口中喝道 峨嵋餘孽 少往前進 現有金針仙子施龍姑 在此久候多時了 三
女剛要答言 只見施龍姑右手一揚 一陣風聲大作 一道火光中 托定一條朱鞭 如同
一條蛟龍相彷彿一般直向三女頭上打來

第四回 道被邪侵峨嵋門人受困金光陣 正爲嬉悞天台弟子遭擒鮫蓋國

詩曰 故園西望路漫漫 雙袖龍鍾淚不乾 馬上相逢無綽筆 憑君寄語報平安

金老々羅紫烟 在後面看的真切 忙喊道汝等迅退 妖鞭利害 有心用揭喇懂去抵朱雀鞭
又怕八魔的馬耳劍降落 心中略一悠疑 朱雀鞭已到 金老老一只手指馭揭喇懂 去敵妖劍
看了看只有向淑芳 距離最近 百忙中一手抓起向淑芳 耳輪中只聽吧的一聲 連聽二女
兩聲慘呼 各人背上不偏不向 各自中了一朱雀鞭 一個頭暈即渺々茫茫立脚不住 卽翻

身跌入陰溝之中 空中二魔宛紅塵 又打下一把迷魂來 將二女屍罩住 三魔凌霄又用子吐窟窟吸寶珠 將何致雀綺二位的 羯磨劍與阿蘭劍收了去了 金老々見此光景 心胆俱裂 本想拚掉性命去救二弟子 無奈腸下又有向淑芳掣肘 只好忍氣吞聲收了劍光 携了向淑芳 借着揭明幢的光焰 護住身體 定了定心神才飛出陣去 這裏四正面的陣門 就算是天門派得了勝 峨嵋派敗北了 至於那東南四巽地齊霞兒與司徒平 莊易嚴人英等 與把守汎地的許飛娘 西南隅坤地至清大師與凌雲鳳張瑤清吳文琪等 與把守汎地的史南溪 西北隅乾地 女神嬰易靜與石生 金蟬黃玄極等 與把守汎地的九首夔林瑞 東北隅艮地素因大師與 韋青青米明娘齊靈雲等 與把守汎地的蓋世奇等 這四隅方面也都是 娥嵋這面落敗 除了那位綠鬢仙娘韋青々 因爲自己是地仙易周的兒婦 素日又深明陣法 道法劍術均極高明 一時不慎 受了蓋世奇的詭計 還挨了唐采珍一騰蛇棒 打入陰溝之中 困於陣內者外 其餘別人俱都安全出險 因爲節目繁重 倒葦甚多對於這四隅的破陣經過 暫可刪減 因爲破了妖陣之後 緊接着就是入魔哭求天魔報仇 天魔招集天下各魔派 與娥嵋八教爲難 三教共上鐵國山 東方八佛出世 借息壤開闢雪山風雷崖 鬼母下山怒擒癩靈子 女殃神火熾山嬰寶 正異各派元江取寶鬥法 開五府天下羣仙大聚會 三次鬥劍 許多的熱鬧節目在後 若不急起 何日能到元江呢 并非作者躲懶 疎略簡漏 特爲閱者諸君 緊趕熱鬧的扣子 作者附記諸請原諒 閑言慢表 且說娥嵋諸仙 大家退出了癩

火光陣 一個個垂頭喪氣 俱都飛回天和宮 衆人彼此見面 都是愁眉不展 又查點
一回人數 除了十九妹受了韓如雪的毒蠱 朱文受了透魂砂外 只有余英男何致雀綺章青青
等四人 困於陣中生死不明 餘者俱都在場 別人還好 只有金老老與女神嬰易靜 李英
瓊周輕雲等 這四人彼此都帶一個滋味 心中暗自着急 一個爲想的門人弟子 一個記掛
着嫂嫂兩個不放心的知己膩友 四位人都拉走來走去 雙鎖愁眉 大家明知就理 誰也不敢
冒相勸解 忽然金光老老向會阿禪師道 老禪師您不是會出天眼通與天耳通嗎 何妨查着
查着 咱們這裏請人的 因何去了這幾天 地不見回來呢 大家拍手贊成道 是啊是啊
就請老禪師徧勞一點罷 您看咱們的人 被困的被困 受傷的受傷 峨嵋自教主飛升以來
從未敗在異派之手 今天這個臉算給 教主丟盡了 老禪師您還忍的作壁上觀嗎 查阿
禪師道 諸位見責雖是 但是事不由天之命 非人力所能強行者 諸位只知其一不曉其二
要能以查得 老僧早就自發了 何待諸位相責呢 金老老道這話何故呢 查阿禪師道 諸
位之中可有到過赤身教主那裏去過的嗎 衆人都道未曾到的 查阿道赤身教主 家住極東
天外 還在鹹海之東 名叫東陽山 在東陽山絕頂名曰靈鬼峯 在峯之下有一座世外宮闕
名爲三畏洞 距此遠近勿論 只是她那裏遠出世界之外 中間隔着水火風雷 天地四寶凡
人非有緣者去不了 不然的話 若請赤身教主前來 只用一緘劍書 便可辦 到何必捨
簡用繁單的去人呢 況且在座諸位那位的道術 都在小徒之上 峨嵋掌教因何特特的選

挑他去呢 這就是齊道友深知赤玉 與鳩盤婆另有一設因緣在內 老僧所知的末技 雖能上視青冥 俯查黃泉 無如夕掌觀文 但是赤身教主那裏 遠在世外中間四寶 不能查着 惟獨貴州武陵山浩然峯 一炁洞天魔派主 白骨夫人蔡寒瓊那裏 到可以查得 只因顛仙師弟高足 歐陽霜與蔡道友女弟子 黃婉秋或另有公案在內吧 不然歐陽霜到了那裏 業已三日了 因何至此時 還在一炁洞門外 跪在那裏淚痕呢 因為遙見洞門緊閉 并無有人出入 只見黃晚秋也在師前跪拜哭泣 這段因果鄭師弟 或能知曉 查阿禪師 剛說至此 只見顛仙坐在那裏 面色一陣慘白 大喝一聲道 好賤婢膽敢這樣的 粧模作樣 待老身去到武陵去找 賤婢的惡師 與小徒吐吐這數載的冤氣 說着就要前去 查阿禪師與衆人 都不知道胡蘆裏 賣的是什麼藥 素因玉青姐妹雙雙上前 將顛仙攔住道 有何急事何必動這麼大的氣 須知練氣之士 素日專忌的是氣 設法克滅氣工 還作不到呢 豈可因為弟子之事 反傷個人的元氣 太不值的了 金老老等帶領一羣門人弟子 也忙過來相觀 查阿禪師道 有甚大事 何妨當衆宣佈 蔡道友總有袒護之處 吾等還可以與她師徒以理而評呢 顛仙見大家如此說法 只得重又歸座 乃長嘆一聲道 這件事就在十五年前 老身不是代小徒爭理 說起來即是諸位 也要替小徒不平 遂就把當年 黃婉秋怎樣假意讓婚 黃氏母女怎樣設圈套 陷害歐陽霜 她的丈夫蕭逸怎樣 聽信片面之詞 怎樣虐待 怎樣逼死 自己怎樣相救 已往從前源々本本 向大衆發表一回 衆人聽得也是個

個 贊嘆不止 都誇歐陽霜 貞操品行第一 衆人正在彼此誇獎 忽聽查阿禪師道 壞了 壞了 一悉洞仍然不開 由門縫中扔出一個字條兒來 令徒看了看 猛然一頭向石壁撞 好了好了 幸得由天邊飛到 一道碧光化爲一朵青蓮 將令徒救下來 遂看那道碧光 飛下一位美貌女子 與令徒說了幾句 令徒眼含痛淚 業已由武陵山 駕劍光飛了回來 那位女子已入洞中去了 衆人聽得查阿禪師 一個人說了半天鬼話 一個個將信 好在說是歐陽霜 人未請到復又飛回來 衆人自好等候去人到了 便知詳細 此時天光將到已正 忽見金蟬石生二人 進來報告 現在天門神君九首夔林瑞 又派袁天寶前來 稱有要事面稟 衆位師長 金老老遂命金蟬等陪了進來 少時天寶來至禪堂 先與衆仙長行過了禮 遂稟道晚生此來 係奉了白魔王與林派主的命令而來 同爲昨夜晚 衆位仙長前去打陣 未見勝敗 她等卽以爲天下無敵 得意已極 遂命晚生二次到此 又來約求二次打陣的日期 據各魔王聲稱 貴派如不敢再定日期 特命晚生代答 約求貴派允她等三條件 從此便作罷休 否則否則 說到這裏 天寶忽然停住不語 顛仙笑道 此事與汝無干 你乃是奉命而來 借你口中言傳她心中事 况老身久知汝父子兄妹 但是好人 並不怪你 你可據實說來 行止可否 其權在吾等 汝何必碍口不語呢 天寶道既是諸位仙長不怪晚生 則晚生只可據實奉稟 她等道既不允三件約求 又不定期破陣 惹惱了她等 必要會合天下南北各異派 先將太和宮踏爲平地 然後齊至峨嵋 不但掃平貴派 卽與貴派素有

聯絡的 八大正教誓必要 一律肅請 查阿禪師冷笑道 斯不過夢寐之談 空作大言 有何用處呢 金老老道 但不知是那裏約求三道條件 是何事實何妨說來 大家也好商議而行呢 衆人齊道 有理有理 但不知第一件是何約求呢 天寶道 第一件令貴派速將臥雲村 蕭逸夫妻現出並將天陷湖中的蛟螭寶鏡奉還林派主 大家冷笑點頭道第二件呢 天寶道 第二件乃是 令貴派將大熊嶺苦竹庵鄭仙長撤回 她等開闢元江金門寶藏 與巫師的寶藏 不准貴派及八大正教中人 出爲干涉 大家哈哈大笑道 這些個魔頭真貪心無厭 元江寶藏取出不算 還敢希望巫師寶藏 真是以管窺天 所見僅僅 卽連吾等也不敢存那樣的奢心 那麼第三件呢 天寶又稟道第三件 諸位仙長聽來 更爲可笑了 乃是貴派如不敢定期破陣 十日之後 須由貴派爲首約同八大正教教祖 齊到南雪山風雷崖 各遞降書 從此後須聽入魔主的管束 遇有差遣之事 只要各魔王 劍書一到 雖赴湯蹈火 八大教不准違謬 遇有驅策 前面雖有刀山劍樹 不准八大教中人 無她等特命不准退後 查阿禪師目視顛仙微微冷哂 金老老道一派的胡言亂語 聽他則甚 遂向查阿禪師道 卽如此道兒可否 與他定個打陣日期呢 查阿禪師道 這個老僧倒可不必自主 因有固轍在前 老僧未便參加末議 不是道友素精星學 何妨算准日期 再答覆他等 以免兩誤 衆人都道 正是正是 金老老也不客氣 遂在袖中暗暗的 擺了九宮八卦 先將休生傷杜 景死驚開八門地盤按好 再將蓬芮冲輔禽心柱任英九星天盤對妥 照着本日休時的 干支顛倒 生

克制化一計算 不由的縹了縹雙眉道 道兄以老身算來 破陣之日 須在十日以後 方是庚辰天地交泰之日 如要早去必有傷亡流血之災 查阿禪師道 既是如此 那麼就請天寶回覆她等 候至庚辰日這天 吾們必去破陣 天寶煩你就此回覆她等去罷 天寶應聲是 剛要告辭 只聽金老老攔道 袁少寨主且慢 你可知昨夜吾們這裡 打在陣內幾個門人 你可知是死是活 怎樣發落呢 天寶道晚生今早聽得大魔 乾達老母佛白素素說來着 以着林瑞就要將 被擒的幾位女子 由陰溝內提出來 用魔火將她幸活活燒死 因為白魔主知道 被擒的幾位女子中 有一位韋青青 乃是地闕仙府 離明殿老地仙易周的兒婦在內 因為易周他老人家 素與鐵圍山東方八佛 有莫逆之交 看那個樣子 八個魔王最怕的是 東方八佛 未允林瑞所請 仍將被擒女子 原在被困陰溝內不動 聽憑她等到了時候 自己死去 說是自被困之時起 滿了混天之數 六十個整時刻 自己自會被魔火金光 颯為膿血 到時候易周前來指問時 只推說不知有他兒婦在內 免的得罪了易地仙 出頭干涉多樹強敵 查阿禪師驚道 雖然免過一時之難 六十個整刻正好五天 並不到咱們破陣之日 豈不是仍然不免一死嗎 金老老易靜與 李英瓊齊氏姐妹等都道 那麼咱們今夜晚 仍然全力出動 破出性命也要將她等救出 方為勝算 查阿禪師道 談何容易 衆人剛要答言 只見撒花天女西門紅繡道 師父何必着急呢 返正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的 害死衆位仙姐 你老人家不是有配現成的 千里救飢丸 人若含在口內一丸 可以月餘不飢 可

求求這住袁仁兄 設法帶入陣中 與她們每人口中塞進一丸 但可等到破陣之日了 查阿禪師笑道 小娃子家愷的什麼 汝以爲害的她等餓死了嗎 殊不知被困之人 誰人不能避穀 就是百日不進飲食 也難餓死 只怕的是妖術魔火利害 但是你的主意 也未嘗不對 袁少寨主可能幫幫這個忙嗎 天寶道總有使命 卽請吩咐 只要晚生但有盡力處 必不能袖手不管 查阿禪師喜道 這就好辦了 老僧深得家師 諦觀長老秘傳 天台奧旨 元南天竺沙門蒙潤集 內中有護體靈符 少寨主稍爲等候 待老僧取來 說着走入內室去 十 工夫不大取出了 四道符籙道 卽煩少寨主 將此符暗暗帶入陣內 每人懷中與她藏上一道 卽可無礙矣 但是須得保守秘密 倘要消息敗露 彼此被害不淺 天寶道諒無妨 碍 如無敵人前去擾亂時 陣中妖人卽全體撤回銅瓦寺中休息 只有僧兵嘍卒 在陣外把守 林瑞卽派吾等 頭巾藏了護身符 進入陣中巡視 候晚生回去 暗將靈符交與舍妹漱玉 命她到了換班之時 卽將此符藏在衆人的懷中 只要刁斗上的監守人 看不破便極容易辦的 查阿禪師點頭道 那麼卽請少寨主 多分心託 事完之後再爲申謝 天寶點頭答應 仍命金蟬石生莊易嚴人英等 將天寶送出 天寶走後衆人這才略爲放心 又說了一回破陣之事 天光已至日沒 忽見歐陽霜雙目紅腫 滿面淚痕由外面進來 顯不的與衆人見禮 撲到顛仙懷中 痛哭不止 顛仙見此光景 知道查阿禪師午前所見不假 自己的弟子必是 受了重大的委屈了 遂將她扶了起來 問她請人的經過 衆門人呼的一聲 圍了

上來 都要聽聽這件新聞 歐陽霜見了這些同門姐妹 倒覺有些難爲情 事出無奈只得據實回稟 遂將自己奉命起身之後 與赤玉分頭前往請人 自己到了貴州武陵山 所有一切經過的事實 一句未留源原本 哭訴一回 衆人聽完 就把顛仙與衆門人 氣了個肝胆欲裂 原來烈焰夫人雲中丹鳳歐陽霜與 紫面小韋陀西門赤玉 二人辭別衆位師長 由金鼎山太和宮起身之後 直飛到貴州遊義天空 已離武陵山不遠 赤玉道師姐前途保重 恕小弟不能奉陪了 歐陽霜愕然道 愚姐已離武陵較近 賢弟可勿庸懷念 惟那裏見了義姐黃曉秋 必能設法將蔡師伯請到 獨慮吾弟遠出世外 中隔多少困難 苦無接引一入鹹海 便有許多危害 只要賢弟一心秉正 便可無慮矣 赤玉滿面愁苦形容道 小弟旣奉齊師伯的特旨 恩師的嚴命 只當拚命前往 况且恩師有言 弟與赤身教主另有夙緣 她老人家道術高深 倘若默會而知 必不能聽憑小弟遇險 誰能派人飛過鹹海接引 賢姐此去雖然胸有成竹 須防人心不古 人情險惡 可知人心不是己心 處處留意才好 二人彼此珍重多時 然後才各駕劍光分頭而去 歐陽霜見赤玉飛行已遠 明知他此去東陽山 凶多吉少 但是師命不可違 雖赴湯火義不容辭 只好諸事付之天數而已 歐陽霜一個人 催動劍雲 直往東南武陵山而來 走未百里 忽見山對面 破空飛來一道劍光 其色青碧使人一望而知 便是天魔的門人 歐陽霜心中暗喜 如果來者卽是恩姐黃曉秋 這可是凡事該然

豈不省了許多手脚 心中想到這裏 就將劍光稍停 徐徐前進 那朵劍雲由遠而近 測其速度也減慢了 少時飛距里許再看 果然是個絕色女子 歐陽霜喜道 這位明是黃姐姐無異了 既至飛臨切近 歐陽霜高呼道 前面來者可是黃曉秋姐姐嗎 那女子並不答言 只顧上一眼下一眼 打量歐陽霜 既至兩人接近 罷咧 那裏是什麼黃曉秋 黃義姐呢 乃是一位素未謀面的 陌生的少女 不過是面龐兒雖類曉秋 可是略覺胖一點兒 只見她頭帶星冠 身披霞帔 背後指定一支長劍 歐陽霜知是錯認了人了 只羞的面紅耳赤 剛要調頭飛過之時 忽聽那女子道 這位道友此去何往 你可與黃曉秋認識嗎 歐陽霜見那女子這樣問法 量必與黃義姐相熟 遂即轉過頭來 答應一聲是的 那女子聞言向她一點手 微笑了笑 刷……一聲首先降落 歐陽霜知道不是惡意 也就尾隨降落一看 乃是德江之陽麒麟灘上 那女子見歐陽霜 並不遲疑隨着落下 可見此人忠誠樸實 心中甚為喜悅 當下二人就在麒麟灘上 找了一塊臥虎石 一齊坐下 歐陽霜道 這位仙姐可是武陵山來的嗎 那女子笑道是的 但不知賢姐爲誰 歐陽霜報了名姓 並自己的來意簡略說明 並問那女子姓字師門 那女子笑道 這可不是外人 愚妹卽是蔡教主門下 第三弟子秋色是也 有個小綽號兒 人稱爲雲外飄香月中桂是也 自幼卽拜在教主門下 與賢姐所找的那位黃曉秋 卽是小妹的四師妹 因爲家師要煉一種靈丹 需用藥料 現在命愚妹到

各名山仙島採取 大約三四日內 便可回來 方才賢姐所言擬轉託四妹帮你 叩請教主下山 去滅八假佛的一節 家師到可以好請 惟恐怕令姐不易求 歐陽霜懷疑道 這話從何說起呢 愚姐妹自出世以來 即在臥雲村中 同長這們大 雖爲異姓不啻骨肉 她她她怎的返到不能替愚妹分憂呢 秋月色笑道 別看你們自幼即在一處 誼如同胞 你可知三日不見其人 當拭目視之 吾等同在師門業已十七寒暑天 她與小師弟時時 人稱玉鱗多破浪蛟 交誼至厚 她二人又獨得師尊寵愛 進門年歲雖少 現在的道法劍術 較小妹與二位韓氏師兄 自有過無不及 平日在洞中即目空一切 並不以吾等以師兄事之 簡直的是除了師尊外 就是她二人爲尊了 因爲她素日常向愚妹談起家事 深恨你奪了她的 美滿姻緣 前月間吾等隨同師尊 奉林派主所約 到了避風寨 正遇貴同門與賢姐等 在後山黑風谷中 被綠瓢老祖馬宏圖 妖法困住 黃師妹與愚妹奉了師尊之命 捧着陰陽二氣賊肚盒 救了你們出險 事後她在師尊面前 講說你等毫無良心 好意救出你等 不但連個謝字全無 臨走時還惡狠狠的 瞪了她一眼 歐陽霜聞言只氣得粉面變色急叫道 天乎冤哉天乎冤哉 當時吾等出了魔火陣時 已知有人暗中相救 妹與那二位姐妹 急到南面 連聲呼喚 打算申叩救命之德 不料呼叫多時 無人答言又經濟師妹說 必是來人用的隱形術 以防林瑞看破 容事後再爲酬謝 何曾知道是她相救的呢 月色笑道 賢妹勿用着急

斯時妹也在場，個中情形，均經目覩，無奈她是師爺的得意弟子，妹子凡事退讓，故此不爲揭穿。今次賢姐來此，話她從中幫忙，以妹愚見大可不必，莫如直接拜謁家師，又有峨眉天台二派的聘書，何必用她呢？歐陽霜始終懷疑，只好暫時敷衍應允。月色見她似信仍疑，也就不再說了。遂道時光已覺不早，賢姐即可前往辦事去吧，能成更妙，如不成時，小妹三四日內，責任即滿，候小妹回山時，再爲另設別法。歐陽霜只得應允拜謝，然後二人重山麒麟灘，駕了劍光破空而起，彼此道聲再會，即分頭而去。歐陽霜工夫不大，即已飛到武陵山，到了潯然峯前，收了劍光降落，但見這座仙山

高峯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聲香，紅杏碧桃爭豔，溪深澗陡，石梁橋天生險惡，壁峭崖懸，虎頭石長就雄威，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壁下蒼松，黛色參天三千尺，奇松怪栢若龍蟠，碧落丹峰如翠蓋，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靈禽，每向枝頭啼白晝，雲迷霧障山嶺，直透九重霄，瀑布奔流潺湲，一瀉千百里，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千年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生萬載得道之仙子，真個鳥鴉難飛，漫道是行人避跡，烟聲障目，採藥仙童怕嶮，荆榛塞野，打柴樵子難行，胡羊野馬似穿梭，狡兔山牛如布陣，正是草迷四野有精靈，奇險驚人多惡獸，果然不亞玄都府，真似蓬萊第一峯。

歐陽霜轉過浩然峯 心秉虔誠 整冠拂衣 徐々前進 穿過了幾段花畦 就是一炁洞府

橫額上一塊白玉臥匾 鑄着十個墨綠嵌金的古篆擘窠大字 乃是武陵山勝境 一炁洞仙家

字劃剛健不凡 出于名人手筆 下面就是金釘獸環 玉門硃戶 石門緊閉 歐陽霜不敢

直扣金環 自在洞外來往徐踱 心中思想麒麟灘 秋月色所說各語 自己實在委決不定

又無個旁人參議 個人又忠誠寡謀 想了好久 也未得個確切的要領 踱來踱去 思前想

後 總想黃曉秋能一旦問 這樣薄情 雖承她大義讓婚 自己也曾爲她母前盡孝 受了丈

夫許多的苛待 只逼的自己九死一生 難道這些事 她也曾暗回幾次家鄉 就一點兒不聞

嗎 正在胡思亂想之間 猛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放 歐陽霜抬頭觀看 只見由洞中出來

兩位女童年紀都在十四五歲 難爲她兩個 容貌如一 身段相同 一般的嬌如雨後之花

美似烟中牡丹 更難得的衣裝相同 都是一色的古裝打扮 歐陽霜看能 暗暗的贊美不已

緊走幾步來至近前 執手問訊道二位仙姐貴姓高名 這裏可是南華元君 蔡教主主的洞府

嗎 那兩個女童將歐陽霜 上下打量了一番見她 也是仙家的打扮 頭帶魚尾冠 身披白

鶴氅 背橫長劍 手執拂塵 滿面的正氣 端莊美麗 二句以上的年紀 站在面前極表恭

敬 二女童遂也加禮相還道 此處正是武陵山一炁洞 家師卽是天台教主蔡真君之女 現

掌天魔派主 吾姐妹乃 絳那仙子寶秋芳 縷波大女寶春芳是也 乃教主末座弟子 不知

仙姐何人 來尋家師何事 歐陽霜忙答道 愚妹乃是峨嵋教下 元江大熊嶺苦竹庵住持 鄭顛仙第三弟子帶姓歐陽 單名霜字 二女童聽到此處 不由的啊了一聲道 啊 原來你就是歐陽霜嗎 歐陽霜道是的 因為奉了峨嵋掌教齊真人 與天台派查阿禪師之命 來此另有要事 因為貴同門中有一位 聖水仙姑天外青鸞黃曉秋 她乃是愚妹的表姐 卽煩二位通知黃表姐一聲 就說愚妹歐陽霜 到此專誠的謁見 那二女童聞言 似注意不注意的應了一聲 回頭就走 臨進洞時尙回頭將歐陽霜看了一個夠 方才轟隆一聲 將洞門關了 遙聽連瓣細碎之聲 必是跪了後洞去了 誰知自從二女童進洞之後 歐陽霜呆呆在洞外等候 左也不來右也不來 眼看日沒 轉眼黃昏始終也未見 黃曉秋出來一見 歐陽霜就像熱鍋中的螞蟻一般 垂着頭擎着淚 在洞外走過來走過去 夜色越深山風越緊 四下裡清落落靜悄悄 萬籟無聲 只有那些歡喜夜間活動的 鬼鴉蝙蝠 一聲聲的怪叫悲鳴 一陣陣奔騰亂飛 跌跌於蒼崖之上 虎嘯於幽谷之中 只引的歐陽霜 想起當年未遇恩師 自己未成道時 爲了黃曉秋受了丈夫的 數年的白眼虐待 同族妯娌冷譏熱嘲 趙彩霞的利口中傷 今日不憚千里而來 只爲求她一語的幫忙 卽受她這樣的閉門羹 卽是黃曉秋忌恨前歡 尙在情理之中 蔡寒瓊乃是一代的宗主 又爲真君之愛女也 卽遂她這樣不見不聞嗎 歐陽至此 方才曉得白日秋月色之言 未爲無因 可見有什麼徒弟卽有什麼師父

自己又一想好在她比自己大兩歲 此次又是爲了吾家之事 奉命而來 如真要將教主請不去 魔火光陣不能破 不但峨嵋派名譽由此掃地 就是自己家中 也難逃脫於羣妖掌握之中 自己想到這裡 而對着洞門 雙膝跪倒不敢放聲痛哭 只可盈盈掬泣 誰知歐陽霜直跪至天明 也未見一人出來 簡言之歐陽霜足足的 跪到三天頭上 只跪的她心中亂跳 香汗淋漓 若不是歐陽霜 素有道工的好處 別說是跪了三天兩夜 就是活活的餓了三天 也早受不得 饑餓歐陽霜內工怎好 也擋不了這種輾刑 這三天兩夜歐陽霜連急代恨 又悔又痛 擠兌的一位美貌佳人 面色青白如淡 雙目哭泣紅腫 頭如斧劈 身同冰澀 兩膝兩腿痛不可言 好容易盼的由門縫中 遞出來一條字條兒來 歐陽霜連忙扯了出來 拭乾了淚眼 只見上面寫道

汝逞鬼域伎倆 奪人之夫 復施毒辣手段 折人骨肉 世之淫賤如汝者 可云止此 迫余走失家卿 拋却老母 當汝洞房歡樂之際 正余深山遇難之時 幸得上蒼加庇 不學汝逼人已甚 中途遇救 得見吾師 方有今日 致老母起居無人定省 老母彌留 乏人侍奉 迫余爲昊天罔極之恩 負 終身唯一之罪相加 揆諸情理 其誰咎皆汝成 余之罪也 既來求我何不自量 世之無謀無心者 量無有過汝者 汝之來意 余已深知 推之罪魁 則爲汝也 汝其早自爲計 勿甘自誤 汝既能惹禍 但能彌禍 何必

需用余師徒也

歐陽霜不看則已 既至看完 已氣秀口噴火 肝腸痛斷也顧不的遍體疼痛 錯碎了銀牙 一挺身站了起來 滿腔的憤恨 神志昏亂 無暇查及利害 一頭直向石壁撞出 正當一髮千鈞之時 忽由空中飛下一道碧光 化成一朶青蓮 正好將歐陽霜的頭臚護住 遂着飛下一位絕色的女子 歐陽霜早已翻身跌倒 那女子將她扶了坐起 緩一半天方才睜開二目 只見中途在麒麟灘上 遇見那位雲外飄香月中掛秋月色 歐陽霜見了月色 如同見了親人一般 痛淚交流哭道 悔不聽賢姐之言 致有今日之窘 你看如將這極天大罪 都加在愚妹身上 叫吾歐陽霜何以爲人呢 一面啼哭着 就將方才門內遞出 那個字條兒哆々噫々的 就遞給秋月色觀看 月色接過看完 長吁一聲道 愚妹以她素日暗地裏對你的口吻推測 卽早知有此事發生 現在既然事已至此 賢姐可以先自回去 待小妹少時見了恩師之面 陳訴利害 勿論如何爲難 任可與四師妹破顏決裂 也必要爲賢姐幫忙 誓將恩師請到金鼎山 也就是了 歐陽霜聞言 一翻身銀牙緊咬 秀目瞪圓 重又跪在洞外哭道 若得賢姐如此丈義 便是恩德無量了 賢姐如要不棄愚姦 情願與賢姐 結爲生死姐妹 秋月色見她身上似帶重大的痛苦 不忍再看遂將她慢慢々參起 笑道賢姐此意 妹子甚爲歡迎 無如賢姐乃正大門戶 峨嵋正宗愚妹乃是異派旁門弟子 雲泥相間 恐怕要受攀仰之譏歐陽

霜竇姐何必過謙、令師乃天台教主、蔡真君之愛女、作事又正大光明、豈與他種異派、可一
概而論、况妹子正在難中、若不是賢姐趕到、妹子此時早死多時矣、月色含笑點頭、彼此
一序年庚、秋月色七十五歲爲姐、歐陽到三十一歲爲妹、姐妹二人對天拜畢、月色道、即請
賢妹回觀、令師去罷、此事交與愚姐辦理好了、歐陽雷點頭答應、復又珍重幾句、這才忍着
疼痛、駕起劍光、徐夕的破空而回、因爲周身不仁、敵不住罡風之力、只可低夕飛行、直
至天光已至黃昏、才到了金鼎山太和宮、當下見了師尊、即將前事哭訴一番、只氣的顛仙與
諸門人弟子、一個個咬牙切齒、都要去找黃曉秋算賬、金老老勸道、諸位、且少安勿燥、
聽老身說來、黃曉秋雖然不仁、這是她二人的私事、不當有弟三者參入、况云三日兩夜
未開洞門、也許蔡道友不在洞中、也未可知、不然的話、凡咱們煉氣之士、孰人無有弟子
宗派雖異、其理則一、焉有師尊在洞、縱令弟子胡爲、一點規律皆無、不論怎麼樣的愛
徒、也斷無此理、也許蔡道友另有別的用意在內、不具蒙那位秋月色、應允替咱們請她師
尊前來、以解此圍、如果咱們再冒冒失失、找到武陵去、不但爲蔡道友嗤笑、并將秋月色
的一片好心給污了、諸位以老身的拙見若何呢、顛仙點了點頭、這才命歐陽霜、暫退回自
己屋中休息休息、齊靈宮又給了她一粒丹藥、道、此乃凌師伯所贈、師姐可將牠用下去、管
保立時全愈、歐陽霜謝了出來、一夜晚涼不提、次日天光將亮、只見嚴人英與莊易、跑了

進來 此時衆人正在忙看梳盥 人英莊易見了查阿禪師稟道 外面來了一位紅臉的怪人 說是奉了東陽山三畏洞 赤身教主之命 到此要面謁諸位師長 有要事面談 查阿禪師就知道 赤至淮是出了事了 遂卽忽忽的穿了衣服 與大家迎接出來 衆人到了太和宮門 只見站着三位大個 好不凶惡 但見他

頭挽雙髻 面如吐血 絞眉如絲 鼻直如柱 綠袍蘇履 形異非常 嘴如鷹隼 眼露凶光 背上葫蘆 妙法中藏 身佩長劍 脇懸巨囊 鹹海怪物 得道無疆 飛騰遂意

遨遊梧桐 皈依魔教 職授鬼王 管理天下 魑魅魍魎

那怪人見了衆仙出來迎接 急忙雙手高舉 伸了半天 方才落下 這是他等世外之重禮 遂道某乃世外東陽山 三畏洞赤身教主座下 左侍者羅刹婆闍那子 秦文輝是也 某奉教主之命 特爲前來送信 因爲事急倉猝 還請諸位師長勿怪 查阿禪師等各人 也以禮相還 遂道既是道友到此 請至堂面待茶吧 文輝點頭 並不懂的什麼謙讓虛偽 只顧邁步進入裏面 查阿禪師見他如此村魯 遂與莊易遞眼色 莊易會意 遂卽三步兩脚跑到頭前帶路 到了屋中 讓坐獻茶 文輝道那位老人家 是赤王之師查阿禪師呢 查阿忙立把道老僧便是 文輝道請了請了 令徒西門赤玉 前者奉命去請家師赤身教主時 家師早已默會而知 因爲鹹海附近 國都林立都是偏邦化外 並未與內地人士接近 令徒初到那裡

恐有危險出於不測 家師特命某家 携同右侍者 羅刹私瓣香女頂道爐 前往鹹海西岸 預爲迎接 候了一日夜不見到來 某等恐悞大事 復回三畏洞 乃知令徒西門赤玉 不知何故棄了周繞國王的飛事 遨遊鹹海 致被鮫蓋國人所得 困於地室之中 危險萬分 家師恐怕令徒 對不起天台峨嵋諸派 特命某等率同師妹金銀二女 飛赴鮫蓋國 設法救出 令徒 渠知他國中 有一驢馬人稱爲蜜嘴囉千歲 與伊妻魚藍公主 妖法利害 又有五千隻火燐相助 某等與他對累一次 不但將令徒救出 反將其家師妹 金銀二女爲火燐燒傷 甚重 家師特命某家兼程來此報告 並請禪師設法將寒山子請出 因她有五千寒苦鳥 乃是希世之寶 方可將火燐消滅 如果再遲五日工夫 令徒卽有性命之憂 某家以此專等 以爲引導之用 惟望老禪師急速施行才好 查阿禪師開言 只嚇得面目更色 衆人也呈面面相覷 毫無主意 紅雲聽得哥哥被困 也急的痛淚交流 立在旁邊似傻如痴 靈雲道鮫蓋驢馬 縱然利害難道 咱們這裡四十多位 煉氣之士 都不是他的對手嗎 好在陣中被困 姐妹 已存袁氏姊妹照應 便無慮 咱們何不先將赤玉兄弟救回 再議破陣呢 查阿禪師 唉道 姑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那位鳩盤教主 是何等的人物 連她老人家都告不敵 何況咱們這裡區區之數呢 最好的在坐諸位 誰知道這位寒山子以誰 現住那裡屬那一門所管呢 大衆聞言俱都低頭不語 只見醜姑娘米明娘站起來道 師傅不用着急 若提這位老人家 姪女雖未見過 可是知道她的住址 查阿顛仙命考老都道 汝既知道住處就好辦

了快說快說 米明娘道 她老人家乃是崑崙派門人弟子 扶桑小仙徐白萍的姑母 在家時名叫徐淑 出家已後方喚寒山子 人稱尸尸婆 現在住在江蘇寒山寺後邊 寒岩之下玄冰洞內 不錯的她老人家手下 確有一種活寶名叫寒苦鳥又名雪山鳥 此鳥曾受佛主之封 實是妙用無窮 但是她老人家性情古怪 知無片面之交 恐怕是不容易請到 明娘剛然說完 只見金蟬過來答道 不錯的不錯的 是有這個人 因為當年綠袍老祖的弟子 有兩位梅鹿子與隨引 這兩個人臨到他的前師 綠袍老祖羽化於 三教微塵陣之時 當時經弟子與苦行師伯弟子笑和尚 見他二人能於危難之中不悞天良 代他等去求 三教師尊命他二人將毒蠱引出消滅 放了他二人的性命 後來聞聽人言 他二人即改邪歸正 即報到寒山門下 為寒山子三弟子 顛仙道如此更好了 汝既然為他等求情 救了性命 如果派你前去請他師尊 他等必然從中竭力幫忙 好好好 事不宜遲汝可勿辭勞苦 即刻起身 好在江蘇距此不遠 如果事情順利 明日即可回來 金蟬也知事關緊急 不敢待慢 並約求石生與他同去 查阿禪師道同去何妨 反正在此無事 金石二人大喜 馬上辭了衆人 出了宮門 各駕劍光直奔江蘇寒山而來 天至正午 已到寒山 俯瞰下面寒山寺 香火極盛 人烟來往不斷 二人找了無人之處 降落下來即直奔寒山寺後 寒岩而來 過了寒岩只見岩後 瑤花瑞草遍滿山坡 樹林之中 有許多的靈禽咕嚕 勝似笙簧叫得極其好聽 可也作怪遍山之中 樹木之上 並無別樣的禽鳥 都大如畫眉 毛色純潔其白如雪 紅嘴

紅腿一雙金眼如椒。時露光華。金石二人也不知何名。不過成千累萬的都是這一種。也無必看牠。剛要尋竟玄冰洞時。忽聽對面有人叫道。前面來者。可是恩公齊師兄嗎。金石二人吃了一驚。連忙往對面觀看。只見這人乃是道家的打扮。身高八尺細條條的高個。面如草綠滿部黑胡鬚。頭帶青緞子九陽巾。身穿藍布道袍。腰繫絲絛。肩上斜担着一張藥鋤。背後鋤上懸着一個藥籃。內中盛滿各種的藥草。金蟬看了半天有些面熟。只是一時想他不起。只見那人到了近前。放下藍鋤。雙膝跪倒道。恩公真是貴人多忘事。連小人梅鹿子都忘了嗎。金蟬方才明白笑道。原來是梅師兄。聞你與隨引師兄近日都改邪歸正。投到寒山門下可是真的嗎。梅鹿子應道是的。金蟬遂將他參了起來。拉了梅鹿子三人來到柳林之中。就將自己來意說明。梅鹿子滿口應成。遂讓二人前行。直奔玄冰洞而來。原來玄冰洞就在寒岩之下。三人繞過了臥雲石屏。方才看見洞門。怪道外面看不見呢。三人來到洞門已外。只見上面石匾乃是玄冰福地。寒山古蹟八個字。梅鹿子扣打洞門。只聽裏面有人答道。可是師兄回來了。極鹿子道正是。快快開門。現有修吾的恩人到了。裏面答應將門開放。出來一人黃面金睛。也是道家裝束。正是隨引。隨引驚道齊恩公何以至此呢。梅鹿子即低低的聲音。將金禪的來意說明。隨引也點頭應允。遂即讓金石二位入內。原來這座玄冰洞不與他洞相同。乃是倒下三十六層石塔。方是平地。還得拐了七個螺獅灣。才是前洞。

四人到在內宮門前 金石與梅鹿子 卽站住身形 卽由隨引個人進內回稟師尊 少時出來 點手 三人方敢入內 金石二人到了裏面 只見迎面隔着 石筍影屏光可鑑人 繞過石筍 就是小小的天井模樣 數丈外有一座小小的殿宇 一色的白玉修成 雖不比凝碧仙府 那樣的金庭玉戶華麗 可是別饒興趣 殿階中迎面一座石質雲床 上面坐着一位道姑 可把金石二人 給嚇着了 因爲金石二人日在峨嵋隊裏 所見的都是美貌佳人 玉琢的娃娃 就見一位采明娘 生得稍爲貌陋 他等卽稱人家爲醜姑姑 卽以爲她算醜到極點了 異派中的醜形人 他等卽指爲妖怪一樣的看法 今天這可看見醜的了 只見這位尸婆 無法測其年歲 若站起來約在六尺有奇 一部面孔就如同骷髏枯骨一般 其白如紙連點血色都無 肩膀上只有兩道凸崗子 一根眉毛皆無 一雙碧睛陷入多深 不見上下眼皮 僅見兩道綠光射出多遠 並無鼻骨只露二鼻孔 上下嘴唇其紅如血直通到耳際 露着白森森的兩道利齒 如同刀錐 左右一雙薄片大耳 枯乾極薄 雙手外露也如白骨一樣 只見五指不見手掌 還捧着一個金漆盒兒 不知內藏何寶 只見盒之外面 寒光四射 白帶白縵子九陽巾 頂門上綉着一個青絨太極圖 身穿白綾子遺服 外套素五綵的百減衣 腰繫水火縵 大紅縵網中衣 白綾子高腰襖子 大紅縵子登雲履 背後分措着五行豹尾幡 烈火分尸劍 金石二人 一看就是一哆嗦 無奈硬着頭皮 來到近前跪倒行禮 口中各報名姓 寒山子遂

命弟十將他二人扶起 在旁落坐 遂問他二人 到此何事 二、只可將自己的來意 詳細

稟明 梅隨二人重又跪倒稟道 因為弟子等前在惡師綠袍老祖處 被惡師扣住了真靈 逼

迫為惡 後來三教同誅惡師 多蒙這位齊恩公 代為求情方才逃脫性命 此次恩公既來請

求你老人家 勿論如何為難 念在師徒情分 千萬下山回西門 玉 不但弟子感念大德

即是天台峨嵋二派諸仙 也念你老家的好處 說着連金石二人 也一同跪倒叩求不已

尸尸婆令他等起來道 論理說貧道自成道以來 在此修養已將三百年矣 從來未曾輕到

人間 因為舍侄徐白萍 現在崑崙門下 素與天台峨嵋都有聯絡 同是八教之中的正宗正

派 貧道早思與貴派親近 惟因素無交誼怎好擅往 現在既有此機會 又蒙二位遠來寵召

與小徒復有救命之德 好好好 事不宜遲即可前往 遂命梅隨二人 用心看守洞府 寒

山子這才下了雲床 請金石二人在此稍候片時 寒山子即到後洞去了 金石二人謝了梅隨

二人 寒山子收拾已畢 帶齊了應用法寶 這才同金石二位 拐灣磨角出了玄冰洞 轉過

了臥雲屏 忽見遍山上那些白色靈禽 遮天蓋日的飛了過來 寒山子用手一指 一團寒光

飛上去 那些靈禽忽然化成了一隻白禽 落在寒山子袖中 即不見了 金石二人看了甚為

希奇 寒山子笑道 此乃貧道煉就的如意之寶 若用時即為有情之靈鳥 不用時便為無知

之模型 二位不信可拿去看看 說着寒山子不在袖中取 反在法寶囊中 取出一隻玉色晶

盈的 白玉鳥來大小形像 如同方丈所見的一般不二 二人連稱神妙不絕 寒山子收起玉鳥道 二位是怎樣來的 金蟬答道係禦劍光來的 寒山子笑道 除此而外呢 金蟬道還會五行遁術 寒山子道今日暗們 走個新新樣兒 不用遁法不用劍雲 只請二位緊緊扯住貧道的絲絛 便可遂意飛行 金蟬驚道那麼你老人家 還會納六合於齊子之法嗎 寒山子笑道 小小幻術何足道哉 金石二人暗暗欽佩不已 遂即如命扯了寒山子水火絛 只見寒山子唱部微動 猛見三人被一朵寒霜駝起 實比劍雲遁術又快數倍 卽直奔金鼎山而來 三十集至此告一段落 欲知寒山子出世 怎樣救出西門赤玉 寒苦鳥掃滅火磷蟲 尸尸婆火燒鮫鹽駝馬 魚鹽公主大鬧周繞國 赤玉陶氣惹禍 蕭逸哭喪黃晚秋 二教下山 大破魔火金光陣 天魔與八魔報仇 三教共上鐵國山 東方八佛荆州借息壤 開關風雷崖 大破隱魔洞 鬼母怒擒藏靈子 女殃神火燭山要寶 法門綠瓢派 正邪各派元江岸爭寶鬥法 開金門得寶鑰 開五府 天下羣仙大聚會 峨嵋三次鬥劍 請苗疆教主魯靈出世 智教奴楚女俠 再開鹿泉洞 黃姍秋三次救夫 歐陽霜瘁死 寒壇救八姑 七指神魔會妖屍 妖法鬧峨嵋 艷尸盜寶 金髮奴得道 黃泉尋二鳳 海龍尊者重整綠袍派 羣仙慶雪山 凌真人開山放戒 蔡真君出世救愛女 八教會議序譜 許多熱鬧節目具在六集詳明

